

立法會

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 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 小組委員會

第十二次研訊的逐字紀錄本

日期： 2009年6月2日(星期二)

時間： 上午10時

地點： 立法會會議廳

出席委員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主席)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S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剛議員, SBS, JP

梁國雄議員

黃定光議員, BBS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甘乃威議員, MH

陳茂波議員,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葉偉明議員, MH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缺席委員

黃宜弘議員, GBS (副主席)

劉慧卿議員,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李慧琼議員

梁家騶議員

證人

公開研訊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
蔡耀君先生, JP

Legislative Council

Subcommittee to Study Issues Arising from Lehman Brothers-related Minibonds and Structured Financial Products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Twelfth Hearing
held on Tuesday, 2 June 2009, at 10:00 am
in the Cha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Members present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Chairman)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CHAN Kam-lam, SBS,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Hon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Hon Vincent FANG Kang, SBS, JP
Hon LEUNG Kwok-hung
Hon WONG Ting-kwong, BBS
Hon Ronny TONG Ka-wah, SC
Hon CHIM Pui-chung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Hon KAM Nai-wai, MH
Hon Paul CHAN Mo-po, MH, JP
Hon CHAN Kin-por, JP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Hon IP Wai-ming, MH
Hon Mrs Regina IP LAU Suk-ye, GBS, JP

Members absent

Dr Hon Philip WONG Yu-hong, GBS (Deputy Chairman)
Hon Emily LAU Wai-hing, JP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Hon Starry LEE Wai-king
Dr Hon LEUNG Ka-lau

Witness

Public hearing

Mr Y K CHOI, JP

Deputy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主席：

"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今天的會議時間夠了，亦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首先歡迎各位出席"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的第十二次公開研訊。我們歡迎金融管理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出席今天的公開研訊。

我想請各位委員留意，整個研訊過程必須有足夠的法定人數，連主席在內共7位委員。此外，《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的特權，只適用於研訊的過程。小組委員會《工作方式及程序》第13(g)段訂明，所有議員，包括非小組委員會委員的議員，都應避免在研訊過程以外的場合發表與研訊有關的意見。《工作方式及程序》第23段亦訂明，委員不應披露任何有關小組委員會閉門會議上的內部討論或曾考慮的文件的資料。

我想提醒旁聽研訊的公眾人士及傳媒，在研訊過程以外場合披露研訊中的證供，將不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障。如有需要，各位列席人士和傳媒應就他們的法律責任，徵詢法律意見。此外，我亦想提醒在公眾席上旁聽研訊的公眾人士，研訊進行時必須保持肅靜，必須保持肅靜。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87條，我有權請任何行為不檢或看來相當可能有不檢行為的公眾人士離開會場。

請各位委員留意，小組委員會的研訊程序須符合《工作方式及程序》第2段的原則，包括有關程序必須公平，而且須令人看得到是公平，尤其是對利益或名譽可能會被小組委員會的研訊程序影響的各方。《工作方式及程序》第12及13段訂明，在公開研訊的過程中，委員只應為確立與此次研訊有關的事實而提問。委員不應在公開研訊中發表意見或作出陳述。此外，我亦會決定某條問題或某項證據是否與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有關，以及是否屬於研訊範圍。我亦有酌情權，決定應否容許委員提出某項問題。

我現在宣布今天的研訊開始。小組委員會將會就有關銀行從事證券相關業務(尤其是銷售金融產品)的現行規管制度的具體運作，即披露為本制度和銷售點的操守監管，繼續向金融管理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取證。

蔡先生，小組委員會已同意由金管局助理總裁阮國恒先生及金管局副首席法律顧問戴敏娜女士陪同你出席研訊。請注意，阮先生和戴女士不可向小組委員會發言。證人不得與陪同人士討論，亦不得接收該等人士的任何指示(無論是口頭或書面的)，但證人可向他的法律顧問尋求簡短意見。

由於蔡先生上次出席研訊時已作出宣誓，所以今天你會繼續在宣誓下作供。

蔡先生，你就委員在5月26日研訊中所提出的關注，於5月29日向小組委員會秘書提交了一份文件，即小組委員會文件第M23號。蔡先生，你現在是否正式向小組委員會出示這份文件作為證據？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蔡耀君先生：

是，主席，我確認。

主席：

謝謝。蔡先生，你亦曾向小組委員會秘書提供一份金管局《監管政策手冊》內有關信貸衍生工具的章節，即小組委員會第M24號文件。你是否正式向小組委員會出示這份文件作為證據？

蔡耀君先生：

是，主席。

主席：

謝謝。按照小組委員會的決定，每位委員將會有7分鐘時間向證人提問和讓證人回答。委員如想就某份小組委員會文件的內容向證人提問，應指明該份文件的編號，以方便證人及其他委員參考該份文件。為了善用研訊時間，請委員的提問盡量精簡及具體，而證人亦須明確及切實回應問題。委員無須再三向證人追問同一問題。另一方面，證人亦不須重複已講過的說話或大家已知悉的背景資料。

5月26日的研訊結束時，尚有7位委員輪候提出第二輪問題，我現在讀出他們的名字。首先是詹培忠議員、葉偉明議員、梁

國雄議員、葉劉淑儀議員、甘乃威議員、湯家驊議員及涂謹申議員。

蔡先生，我會首先問你問題。

蔡先生，現時"私人配售"這個名詞並無法定定義。金融產品的要約(即invitation)如只向專業投資者或向不超過50名人士作出，又或者該要約的最低投資額不少於50萬元，都會被視為"私人配售"。在現行的監管制度之下，發行人以私人配售方式發售的金融產品，有關章程及宣傳推廣材料無須經證監會審批。在今次迷你債券事件中，多間銀行均透過私人配售方式分銷與雷曼相關的結構性金融產品，總金額接近62億元，62億元。就此，請問蔡先生，在2008年9月雷曼倒閉之前，金管局有沒有偵察到銀行把原意透過私人配售方式銷售的結構性產品售予零售投資者呢？如有的話，金管局有沒有與證監會討論有關私人配售的監管問題或採取跟進行動？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其實金管局是知道有銀行透過私人配售這個做法，向投資者發售一些投資產品。我們亦瞭解到，透過這個途徑所發售的產品的章程及有關文件等等，並不需要經過監管機構審批。所以，我們在進行現場審查的時候，我們其中一個會揀選做抽樣調查的，其中一個因素會是在一些透過私人配售的情況下，所售賣的產品的章程我們是會抽查的。我們在過去的現場審查的經驗當中，所看到這些透過私人配售的產品的章程中，並未發覺有一些引起我們值得有一個所謂監管方面的關注的情況。我們一般看到的就是說，當中對於該產品的性質或風險方面的披露，我們都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主席：

蔡先生，我想問清楚，你的意思是否說，這麼多年來，整個過程——在你們的審查過程中——並無發現違規情況。你是否這樣告訴我們？

蔡耀君先生：

主席，不是，我的意思是關於文件披露方面，我們沒有發現到一些值得我們，即是說引起我們有監管關注的問題。但當然，

如果普遍性地說，譬如在銷售過程中，有否一些懷疑是違規銷售的個案，無論在我們的監管過程中或客戶的投訴中，都有一些個案牽涉透過私人配售這個途徑所發售的產品，是有牽涉當中的。

主席：

蔡先生，其實我們同事關注的是另一方面。我剛才已說出基本的私人配售的條件、要求，我剛才已告訴你了。但我亦想知道，實際上有沒有銀行把這類產品售賣給那些零售投資者？我想你清楚回答這一點，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正如剛才主席提出的時候，就是說，其實有數個情況都可以符合所謂在市場上統稱為私人配售的途徑，專業投資者是其中一個，即少於50個，或不多於50個投資客戶，這是其中一種。在這個類別裏面，可以有零售投資者存在。

另一個是面額，最低面額不低於50萬，其實這裏面亦可能有零售投資者存在。所以，就是說透過私人配售這個途徑來發售的投資產品裏面，我們看到是有發售給零售投資者的。

主席：

嗯，蔡先生，這有沒有引起你們的關注，即應該這些零售投資者不會參與這類投資，但事實上，很多這類產品也都賣了給這些零售投資者，而數目越來越多，達到你認為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程度。你有沒有特別留意到這方面，有沒有跟證監會方面討論過呢？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在現場審查的時候，正如我剛才所說，有抽查這些有關產品的銷售文件，亦會看看它銷售的時候是否有按照私人配售裏面的要求限制，是否符合。

我們理解到，就是說，其實證監會本身亦有就這方面進行過一個檢討，亦有一個意見出來，而且在它們的雷曼檢討報告裏面亦有提到，這方面是要研究、要修訂《公司條例》，對於這方面的處理可能要作出修改。

主席：

好的，這個問題留待其他同事繼續跟進和提問。不過，我想順帶一提，你剛才提到現場審查等等，我想問蔡先生，你們金管局進行現場審查的時候，有沒有一份需要審查的資料項目及文件清單，即checklist。如果有的話，可否向小組委員會提供一份樣本作為參考？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理解這在向任總要求索取的一些跟進資料裏面，是有一個這方面的要求，就是在我們審查時所用的一些審查手冊，或是一些明細表，譬如說我們進行現場審查的時候，會參考哪些文件或程序，已經有這方面的要求，這方面我們正準備回答中，主席。

主席：

嗯，即會回答。

蔡耀君先生：

是。

主席：

我希望有一份清單，我相信不是只是一本手冊(計時器響起)，手冊可能是一本頗為厚的書……

蔡耀君先生：

是、是。

主席：

……但是，在現場的時候，你不會拿這本書去慢慢看的，通常審查任何東西也好，一定有一份很簡單的清單，你做了這項剔這項，完成一項剔一項，這樣你便不會做漏。這方面，你們正準備資料給我們嗎？

蔡耀君先生：

是、是，沒錯，主席。

主席：

謝謝你。接着，第一位是……首先是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

是，主席。蔡先生，依照證監會和你金管局的《諒解備忘錄》，證監除了發牌給銀行屬下證券部的有關人士或公司之外，證監會從來無權去干預銀行屬下證券部的任何操作，你是否認同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其實在監管銀行證券業務的時候，是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然後其後亦有一份所謂《諒解備忘錄》，是我們跟證監會簽署的。當中很清楚說明，在這方面，金管局的角色是屬於一個前線的監管機構，就着銀行在這方面的業務進行日常監管。而我們在法規執行方面亦有一個調查功能，正如我上次解釋，我們亦賦有……

詹培忠議員：

這方面，主席……

主席：

是，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我截一截斷蔡先生，你不需要解釋，我問你是不是，你不需要解釋這麼多，我們已經全部看過了。這樣好嗎，你直接答覆，權力——監管銀行屬下證券部是屬於金管局，是不是？你的答覆，只有是或不是。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金管局是作為一個前線監管機構。

詹培忠議員：

主席。

主席：

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在這樣的情形下，第一，如果銀行屬下的證券部有涉嫌違規銷售，你聽着：第一，違規銷售；第二，《操守準則》；第三，銀行屬下的證券部認識它的客戶；第四，這些招股書，每種產品有一本招股書，銀行屬下的證券部是否要交給它的客戶；第五，這些所謂債券產品，是否性質真的是債券；第六，這些產品是否銷售給專業人士。這6項我希望蔡先生你寫下來。倘若銀行屬下的證券部是違規的時候，證監會是無權干預它們運作，是不是？你的答案很簡單，只回答是或不是，我不需要你解釋。

主席：

你是說證監會還是金管局呢？你是說證監會，不是金管局，對嗎？

詹培忠議員：

就是說證監會無權去干預銀行屬下的證券部，剛才這6項運作，是不是？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這方面，譬如說，懷疑違規銷售，金管局會負責調查的工作。我們所有立案調查的個案都會提交給證監會，去徵求它的意見。所以，這些立案調查個案，證監會是全部都知道的。

另外，剛才詹議員提到，就是說《操守準則》、對客戶的理解，或是售賣章程有沒有提供給客戶，有沒有用一些用語可能與事實不符，或是有些產品銷售給專業投資者，如果這些各項全部牽涉到是否一個可能違規銷售呢？調查是金管局負責調查。但是，這些調查，當我們調查完畢後，都會轉介給證監會，而證監會亦有權力可以隨時就任何個案要求金管局提交有關個案給它覆檢。

詹培忠議員：

主席。

主席：

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蔡先生不要把答案扯開，我是問你，它日常這樣的運作，是不是由金管局來監管它，我沒有說發生問題後，它會呈交給證監會。根本上我的問題很直接，就是監管銀行屬下的證券部剛才這6項運作的職責是否在金管局，你的答案是"是"或"不是"？你是前線的監督者，如果你說不是，那麼你就是失職；你說是，責任就在你。根本上就是這麼簡單，這些不需要你去推卸，因為這些是政府政策的錯誤.....

主席：

先讓他回答。

詹培忠議員：

.....或者是我們研究的問題。所以.....

主席：

先讓他回答。

詹培忠議員：

.....蔡先生，我很希望你的答案，是或不是。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我回答問題時要全面地說出情況。日常的監管，我剛才已經說過，金管局是作為前線監管。但是，當銀行在剛才詹議員說的這6個範疇出現問題引致可能有紀律行動的時候，這方面，我們跟證監會是有一個合作。

主席：

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主席，證監會在監管其他證券從業員方面，根本上，一直要求他們任何運作都要錄音，而銀行方面現在才開始提議銀行的證券部要錄音，你是否承認兩個部門在這些運作、這個監管上已有所不同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據我看證監會所發的《操守準則》，或是它根據《操守準則》其後再發的一些經常遇到的問題等，裏面我也看不見有一個明確要求是說所有這些售賣產品的過程需要錄音。而這個錄音要求，當然是指我們在雷曼的檢討報告以後，我們向業界，即銀行界，有作出這樣的要求，而它們也會於7月1日開始全面進行。

主席：

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主席，證監會在監督證券從業員的時間，它們日常都很密切地去監督。金管局說過，你的運作是以主題審查及抽樣調查為主，你這樣的運作，是不是已經有別於證監監管其他的證券從業員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與證監會本身就監管採用的手法(計時器響起)，以及進行現場審查的時間、程序等等，是有緊密溝通的。而我們所做的這些手法或採取抽樣調查這些方式，據我們瞭解，我們與證監所做的是一致的。

主席：

嗯，OK。

詹培忠議員：

主席，我再排隊。

主席：

是，OK。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蔡總裁，我首先想跟進我上一次問過你的事項，即是格林斯潘在2002年11月19日的一個公開發言，其中他提到中央銀行的職能——金管局的職能是類似中央銀行的——他說："We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event major financial market disruptions through development and enforcement of prudent regulatory standards and, if necessary in rare circumstances, through direct intervention in market events." 他是說，一間央行

是有責任防止大規模金融市場波動的發生。但是，在香港來說，很明顯，你們防止不到，因為發生了雷曼事件，現在還有這麼多市民投訴精明債券及星展銀行債券……迷債，所謂債券。你是否同意作為監管系統的一部分，金管局的職員是有失職？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是不同意的。在監管銀行進行證券業務的時候，我們是竭盡所能，盡我們的能力希望做到最好。現在雷曼倒閉，我們是說監管雷曼，我想第一個是美國的監管機構。我們方面主要的責任，我們看到是銀行方面在銷售過程本身是否有違規銷售，這是問題的一個重點。在這方面，是透過我們的兩個監管板塊：一個是日常監管，另一個是如果懷疑有違規銷售個案，透過調查採取紀律行動等等。這麼多年來，我們也是一直盡我們所能盡量做到最好。但是，上一次我亦說過，無論這兩個板塊，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以前，我們是未能夠有資料讓我們看到在市場上有一些這樣重大關於個別產品有違規銷售的問題出現。直至08年，我們進行涉及信貸掛鈎產品的一個專題審查的時候，我們發現當時——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以前——我們發現其中有一間機構在銷售的時候是有問題的。當時亦要求有關機構跟進，亦看到它們其中有一個售賣小組出現問題。我們亦採取行動，立即停止該有關小組售賣產品的功能。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已經盡了力量盡量做到最好，主席。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蔡總裁，你說你竭盡所能，但是，剛才你回答主席第一條有關私人配售票據的答案時，你也讓我們看到了，你的日常監察，是否只是監察那些文件呢？是否只是一個紙上的行動呢？即是看一下那些文件是否完全符合法律便OK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你是否承認你的主要 approach 就是這樣呢？方針就是這樣？看看文件？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或許我可以再詳細一點解釋，因為當時我就主席的問題——在私人配售方面，其中一個問題是那個售賣文件是沒有監管機構作事前審批。就這方面，我的解釋是說，我們進行現場審查的時候，我們會刻意就着私人配售的產品，抽查它們在這方面的發售文件，主要是看看它們當中關於產品的性質、風險這些方面的披露是否足夠。但是，除此之外，我們的現場審查，涵蓋面其實是很廣泛的。我們由機構本身對員工進行的培訓、對產品在推出市場銷售之前的內部審批過程，以至一些實際的個案的交易上，即是說要進行抽查的時候，以至一些前線售賣人員，我們也會要求跟這些售賣人員面談，進行一個模擬銷售，從而讓我們可以評估有關的前線人員對於產品的認識是否足夠，以及在銷售的時候，在風險披露方面是否做得足夠。所以，我們所做的工作其實是頗全面的。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我還有一點時間，是嗎？

主席：

有。

葉劉淑儀議員：

蔡總裁，雖然你說你的前線工作做得很全面，但你在陳述書的答案，其中一條，第8.2段那裏，你說："除了一宗個案之外"，在03年至08年只是找出一宗個案，除了這宗之外，"接受審查的註冊機構均有就銷售投資產品實施風險管理及銷售職能分隔安排。"但事實上並不是啊，很多作出投訴的苦主均說，向他們兜售這些產品的銀行職員知道他們是有存款的，因為知道他們橫豎也要做定期存款，於是建議他們買入高息一點的，即是事實上是沒有一個真正的分隔。你是否承認你在前線審查的時候，是完全忽略了真正的銷售手法？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第8.2段那裏是說銷售機構在銷售投資產品的風險管理及前線(計時器響起)銷售方面是有一個分隔。在08年12月之前，我們發現其中有一間機構就其中一隻產品，在這方面沒有做到分隔。但是，就葉議員剛才所提的這些個案，即投資者投訴說他們去到銀行被銀行職員推銷這些產品的時候.....

葉劉淑儀議員：

不只是推銷，而是那些職員完全知道他們的戶口有多少錢。

蔡耀君先生：

在這方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們現時亦有就這方面提出一個建議，就是銀行在資料方面要有一個分隔，即是存款的資料與投資的資料。我們現時在雷曼報告內的19項建議中，亦有一個建議是需要分隔的。但問題是.....就葉議員剛才的問題，說回有關的前線人員究竟是否在當時進行所謂cold call，即客戶其實是未有投資戶口的，但他辦理存款的時候被前線人員進行這些銷售，這些是我們調查這些投訴時要處理、要確認的問題，主席。

主席：

甘乃威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問蔡先生，主要是監管機構對投資者的預警工作，究竟過去做過些甚麼呢？我先從現時的情況看一下，大家知道我們最近一直在談論精明債券。我想問，作為監管機構，在精明債券上.....

主席：

今日不是談精明債券。

甘乃威議員：

不，主席，我想比較兩者的分別，主席。我不是談精明債券，而是精明債券處理的方法與雷曼兄弟衍生工具產品處理的方法有甚麼分別，我想把兩者作一個比較而已。

主席：

OK，行。

甘乃威議員：

主席，蔡先生，我想問的就是在精明債券方面，有些精明債券是現在未"爆煲"的，在預警上，究竟你有甚麼工夫現正在做的，而與雷曼兄弟這些衍生工具產品未"爆煲"前，其實兩者你們有甚麼分別去提醒.....

主席：

你這樣問就講了重點在精明債券那部分，而且你這樣問，我就反而不能讓你問了，因為你如果是由.....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就是希望他把兩者的分別告訴我們，究竟有甚麼分別。

主席：

如果你開始時先用雷曼與其他比較，這又不同，你一開始就講精明債券與其他關於雷曼的比較，這是首次之分。

甘乃威議員：

主席，剛才我是問究竟.....

主席：

即你的重點應該是先以雷曼開始，先由雷曼開始，然後與其他例如精明精券又怎樣呢，這樣就可以。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再重新講.....

主席：

再重新問過吧。

甘乃威議員：

我剛才提到有關預警的工作，有關雷曼兄弟，即這個迷你債券或者ELN都好，有關的預警工作與現在你們處理精明債券的預警工作，兩者有甚麼分別呢？即是告訴投資者有關的預警。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說，監管機構就個別產品或者個別的發行機構有可能出現問題而作出預警，這是不合適的。而我們看到一個比較好的做法，就是透過有關產品的發行商自己本身，有甚麼東西關於它發行的產品，有一些事情發生了，是可以提醒投資者，發行商方面是有這樣的責任。而我們現在看到市場上的一些其他投資產品，尤其是信貸掛鈎投資產品的發行機構，它們都有應監管機構的要求，在其網頁透露一些關於這些產品比較重要的事情發生了，把相關的資料在其網頁披露。

而另外在發行商方面，我們亦要求發行商在收到發行機構.....即分銷商在收到發行機構有關於產品的這些資料時，亦盡快通知投資者。再者，對分銷機構自己本身，我們亦有明確的規定，要求它對有關的投資產品的風險評級作出持續性的檢討。如果它在這個檢討過程中發現風險評級上升，亦需要適時通知有關客戶，讓他們自己知道有這樣的情況發生，而決定要怎樣做。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剛才蔡先生所講的兩點是現在有做的，我想說的是現在當你處理有關這些精明債券時是有做的，但在處理迷你債券時是不是沒有做呢？我想把兩者的分別.....你剛才講的兩點，持續風險上升的披露，以及收到發行商的有關資料後要透過分銷銀行提供給投資者，這是你現在做的，是用甚麼方法告訴分銷銀行，以及與雷曼迷債未爆前比較，為甚麼沒有做這些事情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發行商需要提供多些資料的透明度這方面，我的理解是，在雷曼事件出現後，證監會要求發行商需要提供多些

資料。而我們金管局亦要求分銷銀行在發行商提供資料的同時，適時把這些資料通知有關的投資者。關於產品持續披露以後，而有關風險有所提升便要通知客戶，這亦是我可以確認的，這個要求亦應該是在去年10月，當時開始要求分銷機構有這樣的做法。當然，這兩種做法，我們都是希望盡量提供多些資訊給投資者，讓他們可以作出一個抉擇。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可不可以問蔡先生索取他最近就有關你剛才提到的資料，是不是向有關銀行發出一些具體指引？如果有具體指引，可不可以向我們委員會提供？

主席：

有關的指引？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個去年.....

甘乃威議員：

內容是怎樣？

蔡耀君先生：

.....去年10月23日的信件要求持續檢討，以及如果風險評級上升便要通知客戶這一點，應該在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內已有。

甘乃威議員：

即近期你們.....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沒有再發通告給相關的RI，是不是？

蔡耀君先生：

我們另外.....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當然，在去年年底的雷曼報告中亦有同樣的建議，但這個建議我們最先要求銀行做，我記憶的日子應該是去年10月23日的通告內已經要求了。

甘乃威議員：

主席.....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我想他弄清楚，就是你們沒有持續再做這項工作，只在10月做過之後，接着就沒有再就最新的發展要求銀行提供資料。我想知道的就是監管機構是怎樣持續去監管這些銀行，有關投資者預警的工作是怎樣做的呢？主席，我想清楚蔡先生提供的資料是"有"抑或"沒有"，抑或是去年10月做了，接着現在(計時器響起)事件不斷發展後，你們沒有再做過？

主席：

好，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在持續披露方面，在去年發出後，我們亦有向銀行跟進，亦瞭解銀行有實施這方面的做法。當然，問題是就最近有

個別的其他產品出現問題時，我們亦有要求分銷機構對於相關的產品，即其交易等等進行檢視，看看這些交易本身會不會有一些可能違規銷售的問題。如果有，它們是要向金管局報告的。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他……

主席：

是，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給我們有關的資料，就是他發過甚麼通告給銀行？即就最近的資料，可不可以，主席？希望蔡先生給我們這些資料，即是他有做過事，我想知道他做了甚麼事。

主席：

蔡先生，還有沒有其他資料？

蔡耀君先生：

我們會後提交吧。

主席：

好的，OK。接着是湯家驊議員。

湯家驊議員：

多謝主席。蔡先生，上次我問你一個問題，其實你是未回答我的，接着便到時間了。我問你的問題我亦可再讀給你聽，就是你是否覺得在認購文件內——我上次給你看過的認購文件，你記得吧，是不是？

蔡耀君先生：

是，是。

湯家驊議員：

你是否覺得其實應該有一個地方寫明："我已經看過章程，我明白章程的內容"？你未回答我這個問題。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按《操守準則》內的要求，售賣的人是需要詳細解釋產品的性質與風險，亦要提交有關的銷售文件給客戶。但至於銀行及客戶的文件內是不是應該有一項這樣的確認，由客戶去確認的話，在《操守準則》內沒有這樣的明確規定。但是，問題就是《操守準則》有這樣的要求，要把有關的文件向客戶披露。至於這份文件自己本身應不應該有這樣的確認，我是需要看到整套文件，我才能知道究竟有沒有。為甚麼呢？這份文件自己本身沒有，它有可能有另外一份文件是有的，那我看不到.....

湯家驊議員：

蔡先生.....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你怎可以假設另外有一份文件有，而客戶簽這份東西時看過另外的那份文件呢？

主席：

蔡先生。

湯家驊議員：

你怎可以假定呢？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的意思是說，現在就這個交易自己本身，我現在看不到整套文件，所以我不知道，即是說，湯議員現在提出這樣的確認，會不會在其他的文件內有，而我現在是看不到的。

湯家驊議員：

主席……

主席：

湯議員。

蔡耀君先生：

所以我很難就這個問題在此作……

湯家驊議員：

蔡先生，你的責任就是要確保風險被足夠地披露，這是你的責任。所以，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你的審查都是以此為中心。所以，首先，我覺得你是不應該假設銀行一定已經做了足夠的披露。如果你這樣假設，你根本第一，不需要監察；第二，不需要審查，對不對？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我是有需要看到文件的全部，我才可以就湯議員這個問題作答。即是說現在這兩張，譬如這幾頁紙，是不是整個交易內銀行與客戶……

湯家驊議員：

但問題不是整個交易……

蔡耀君先生：

……文件的全部呢？

湯家驊議員：

不，問題不在於全部的文件是甚麼，問題在於他認購的時候，有沒有看過所有的文件吧。你明不明白分別在哪裏？蔡先生，你明不明白那個分別？即是說，即使你備有章程，他簽署的時候，如果沒有看過章程，你備有章程也沒有關係的，對嗎？你明不明白那個分別？

主席：

蔡先生。

湯家驊議員：

你可否先回答我的問題？你明不明白其分別？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整個問題的核心就是說，現在銀行與客戶所進行的交易，有關已簽署的文件是否只有這3張紙呢？抑或還有其他文件呢？都是這交易的部分，我覺得看不到嘛……

湯家驊議員：

蔡先生，我們不要在這裏兜圈子吧，拜託……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大家只有少許時間，我們不要兜圈子了。我們假設有足夠的文件，我問你的問題就是：當你看到認購文書內沒有提及其他文件的時候，你怎可以假設該客戶是有看過其他文件呢？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而已。

主席：

蔡先生。

湯家驊議員：

可否不要兜圈子？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現在不是假設客戶有看到文件，而是我現在的問題是.....

湯家驊議員：

對，OK，你不可以假設了。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

蔡耀君先生：

.....我現在看不到文件的全部，我無法就這3頁紙作出一個評論，說在當其時的交易中，他有否看到這個文件。

湯家驊議員：

那你的責任就是要去查出他有否看到其他文件了，這是你的責任吧。那你可否告訴我，你做了甚麼是可以令你安心，當他簽署這份文件時已看過所有其他文件？你有哪一項審查是針對這問題而處理的？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當然，我們在現場審查時，要是抽查這些交易個案，我們是會抽查這個交易個案裏的所有文件，然後看看其中有沒有足夠的資料披露，以及有沒有一個這樣的紀錄是說前線的人員有將有關的文件提供給投資者。這方面我們.....

湯家驊議員：

蔡先生.....

主席：

湯議員。

蔡耀君先生：

.....我們在現場審查的時候，這是其中一個重點，是我們會做的。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蔡先生，我現在手裏拿着一封信，這是其中一位客戶寫給我的，亦是代表其他很多的客戶提供給我們的情況。他說他購買這產品的時候，職員只說這是非常安全的產品，而沒有提供風險披露。他就是說："你馬上得簽署了，如果你不簽署，額滿了便不接受了。"當他簽署之後，職員過了數天就說："我們要做風險評估，現在有一份文件給你看，麻煩你現在簽，說你已看過了。"那麼他覺得"我已經簽署這份文件，再看也無用，因為已經簽署了，我又不可以退簽"。這種情形不僅是這位客戶的情形，很多我們接觸過的客戶亦有同樣的情形。就是說，他簽這個認購文件的時候，他是沒有機會看所有其他文件的。那麼銀行當然會告訴你，"我們有一套文件在這裏，甚至有三、四十份文件在這裏"。但是你的責任就是如何可以確保他簽署的時候有看過這些文件吧。你可否再告訴我，你這麼多個審查行動的過程中，有哪一項是針對這個問題？就是說，確保客戶在認購的時候或之前是有看過章程？是清楚地瞭解章程內容說的是甚麼？可否告訴我們？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計時器響起)在現場審查的時候，這是其中一點我們會看的。而銀行內部本身亦會有個文件，就是說個別的前線人員會有一個表格，是他自己本身會填寫有些甚麼文件提供給客戶。另外亦有個別交易，當然，是有錄音的，我們亦會抽查這些錄音，看看過程中究竟有沒有文件的披露。

但是，在這方面，我們會在現場審查的時候，其中我們是會確認這個的。

主席：

OK。

湯家驊議員：

主席，我只可以再排隊。

主席：

好。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

你剛才所說，蔡先生，就是銀行有一本叫做"我的日記"，就是"我已經將那些文件交給客戶過目了"。你是否這樣便信納那個客戶已經看過了？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當然，有部分銀行自己本身要求前線員工填寫一份這樣的表格。但亦有銀行有這樣的一種做法，是由客戶自己本身簽署確認收到甚麼文件。

涂謹申議員：

如果那些.....

蔡耀君先生：

而後者，當然我們覺得會是一種比較好的做法。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好了，如果是後者，即是如果該客戶說已收到，便要看date吧，看看是否在簽署之前或之後吧，會不會這樣check呢？

蔡耀君先生：

這個當然會。

涂謹申議員：

OK。如果不是客戶簽了說看過那些文件，而是那位職員說"我的日記"，說"啊，他看過了"，你會否問問你那位現場審查的同事會否試一下一些個案，問問那個客戶"你有否看過呀？"有沒有這樣的一些cross-check？

主席：

蔡先生。

涂謹申議員：

我說的不是mystery shopper啊。

蔡耀君先生：

我明白，我明白。這.....主席.....

涂謹申議員：

有或沒有呢？

主席：

讓他先回答。

蔡耀君先生：

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主動接觸客戶，向他們瞭解一下在這個售賣過程當中的情況是怎樣。這方面我們沒有做。

涂謹申議員：

那即是葉劉.....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淑儀議員說的全中了，你只是看文件而已。即是換句話說，如果銀行有錯誤銷售，包括其中一點，就是沒有在簽署之前去解釋或給他看文件，但往後他自己全部補回了，文件齊備了，說"我的日記"，"啊，他看過了，很明白、很滿意"這樣子。你到現場去審查都不作cross-check，跟該客戶對證他是否看過，包括你抽查的case，這是否失職呢？

主席：

蔡先生。

涂謹申議員：

或者，是否方法錯誤，methodology fault？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不同意這說法.....

涂謹申議員：

那你認為怎麼可以.....你既然又沒有錄音，如果有錄音，該職員除了"我的日記"外，還錄了講解的過程，問他"是否明白"，他說"明白啊"。或者好像廉署錄口供一樣："你是否同意"、"同意"。這些是可以看到的，對嗎？又沒有啊！那麼你接着只看到"我的日記"，說"他全看過了，我告訴過他了！"，而你抽中的那些，你也不去問問該客戶，難道你問上帝嗎？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我們在審查的過程中自己本身可以做到的事情，亦有一個局限性。如果我們主動接觸客戶，詢問他當時整個過程是怎樣，這一點可能客戶自己本身會覺得騷擾性比較高一些。此外，因為我們在監管的那兩個板塊，無論是透過我們日常的監管或客戶的投訴方面，在雷曼兄弟申請清盤之前，亦是看不到有一個很大的違規銷售的問題，即是說，我們有沒有需要在現場審查的時候採取一個方式，就是要去接觸那個客戶以確認當時的過程如何……

涂謹申議員：

主席，即是少投訴……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你便覺得方法上來說，詢問客戶，問清楚他簽約之前有否看過所有文件、有沒有人向他解釋，這就是騷擾客戶？你是否考慮過而決定不這樣做呢？是否你決定的？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沒有就這方面具體考慮過，就是說是不是要去接觸客戶……

涂謹申議員：

即是你想也沒想過？

主席：

讓他先回答。

涂謹申議員：

不是，主席，他已回答沒有考慮這樣做，那我便問，是否即是.....那便糟糕了，連想也沒想過。你記住，蔡先生，我問任先生和你有關mystery shopping，即是說你們喬裝顧客，你就說是因為跟證監那邊看齊。那現在你是否又用這個原因了？即是說你不會cross-check客戶，就是因為跟證監看齊呢？我想你不可以這樣說吧，因為有這樣cross-check的。

主席：

蔡先生。

涂謹申議員：

你連想也沒想過？你還不是失職？那是甚麼？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這個現場審查本身的做法，譬如查看文件、聽錄音帶及抽查，這些都是一般性，與其他監管機構的做法沒有甚麼不同。

涂謹申議員：

不，你抽查就抽查它有沒有文件，但文件就是"我的日記"，寫道他已經全看過了，那你這樣便相信是真的了？如果你是這樣抽查的話，那你的工作便真的很容易了。你要記住，你剛才說可能是滋擾，但原來你想也沒有想過，那滋甚麼擾呢？你現在往後想而已，你現在回說言之成理而已，你之前是沒有考慮過的。你是否承認你沒有考慮過？你有否開過會，像上次一樣說，mystery shoppers般，喬裝顧客般，是討論過而我們決定不滋擾顧客，我們便相信它的"我的日記"吧，它寫有就是有吧。有沒有這些會議？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方面……我們是沒有就這方面開會考慮過我們是否需要接觸客戶。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你是否十分肯定……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沒有考慮過？

主席：

蔡先生。

涂謹申議員：

這很簡單，真是……你不可能看書面，如果這樣，正如葉劉淑儀所說的就對了，那就只看書面。你要記住，書面就是……該紀錄全部是銀行的，那麼它自己做甚麼都可以啦！它往後全部做齊也可以，你怎麼知道？用carbon dating嗎？看它何時寫？是否往後寫、補做？你這樣做又怎可以check到，我想問你？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每個銀行本身都有一個所謂內部運作的系統，文件上也提供到一個我們核數方面所謂的audit trail，可以按照文件看到當時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怎樣，當然就是……

涂謹申議員：

不是，實際就是它寫……

主席：

涂議員，請等他先答完。

涂謹申議員：

……不是，你要記住，實際……

主席：

請等他先答完，涂議員，OK？他正在回答你。

蔡耀君先生：

即是說，當然，涂議員的說法指有些文件是該名員工事後才做的，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但我覺得不應該假設，說這個員工事後在內部補做這些文件。其實，如果是這種情況，便是偽造文件了，這是一個刑事的情況，那個……(計時器響起)

涂謹申議員：

主席……

主席：

涂議員。

蔡耀君先生：

……是十分嚴重的。

涂謹申議員：

我不是假設他有做，而是你的職責是要發現他有沒有做嘛！你去到現場審查，也不去做這個cross-check，那你怎可以發現呢？你一定發現不到的，我想問多最後一句。

主席：

可以。

涂謹申議員：

你是否一筆也沒有向客戶check過？銀行寫了已經全部解釋並給他所有文件的，是否一筆也沒有check過、問過客戶？

主席：

蔡先生，請回答這個問題。

蔡耀君先生：

主席，在日常審查的時候並沒有，在調查違規個案時是有的。

涂謹申議員：

做過多少筆？

蔡耀君先生：

在調查違規個案時，我們每一宗都要與投訴客戶.....

涂謹申議員：

但調查時已經"爆煲"了，已經發生這些事了。你去是要預防，預防就是你要令它知道，你們銀行監管當局隨時會check客戶，這樣它才不敢馬虎，不做這個步驟。我想問，現時"爆煲"了，雷曼已經"爆煲"了，你現時on-site那些team還有繼續工作的吧？有沒有cross-check？是否到了今天5月.....6月幾號還沒有呢？如果是這樣，即它做甚麼也可以；如果是這樣，它只要在"我的日記"寫着做齊了，那就行了。

主席：

OK，蔡先生，請回答這個問題。

蔡耀君先生：

主席.....

涂謹申議員：

是否到今天6月幾號還沒有呢？

主席：

請回答這個問題，OK。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也曾說過，在雷曼檢討報告裏，我們亦要求銀行在銷售時需要進行錄音的過程，所以由7月1日開始會有錄音資料可以提供給我們，增加我們在調查的時間去確認該過程進行的情況是怎樣的。

主席：

嗯，OK。

涂謹申議員：

主席，他回答我，有沒有cross-check？到現在6月，在"爆煲"之後，是否都沒有cross-check？

主席：

答完這部分便到第二位了。

涂謹申議員：

是，對不起，主席。

主席：

蔡先生，請完成回答這條。

蔡耀君先生：

以我的理解，我們仍未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

OK。因為剛才梁國雄議員.....輪到你時你仍未到，現在你出現了，那麼我讓你提問，好嗎？

梁國雄議員：

是，是否現在我提問呢？

主席：

是的，是的。

梁國雄議員：

早晨，蔡先生，你好。上一次我問你那些CDS是否高風險，你就回答到"一嚟嚟"，其實你怎樣瞭解CDS是甚麼呢？你說看那個leverage，每隻不同，有高有不高，不如你給我說一隻不高的，有沒有？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真的要看看產品本身的結構是怎樣才可以確定，譬如它的槓桿比率高與不高，以及風險高與不高；譬如說，它掛鈎的.....

梁國雄議員：

主席。

主席：

等他先答完吧。

蔡耀君先生：

.....它那個所謂自己本身信貸違約的.....

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的問題不是這樣的。我要求他給我說一隻不高的，你就任由他這樣說；他說出一隻不高的，我便會繼續向他請教，但他都說不出來。

主席：

OK，你繼續問吧。

梁國雄議員：

那即是隻隻都高，這問題很簡單，問題真的很簡單，蔡先生。我只叫你說一隻不高的，你又說不出來，即是隻隻都高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主席，你不能夠任由他亂說，我問他有沒有一隻是不高的，他也舉不出例子，即是隻隻都高啦！你的意思是不是隻隻都高？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不是這樣說。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而我是說，你就此單憑.....你僅說CDS這個產品，沒辦法就CDS這個產品.....

梁國雄議員：

不是，唉！

蔡耀君先生：

.....給予一個明確的答覆，就說它究竟槓桿比率高不高，或風險高不高。這要視乎與它掛鈎的信貸違約機構的數目和它自己本身的財政、信用評級及它的結構，譬如說，投資者究竟買這個產品時是不是有一個所謂槓桿比率，我才可以知道它的槓桿比率高不高。

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問過.....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任志剛 —— 他的上司，任志剛後來也回答，它只是一張保單，沒有所謂高不高，是一張保單而已。CDS本身就是一張保單，你是否承認是這樣子？就是一張保單。我上次問過任先生，你是否覺得任先生說錯了？如果你這樣說，即是任先生說錯了。

主席：

你等他答。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以我的理解，這個CDS就是說，投資者如果買了這個產品，就是同譬如說一個數字的機構那個信貸違約的情況.....購買了這隻產品，即是說，如果這些機構有違約時，他可能就會有損失。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向他指出，他對CDS的瞭解是錯的。如果他是一位副總監，在這裏如此作供的話，我看不到他有機會能夠做到一個有效監管.....

主席：

我想，你不要評論他在這方面的問題，你繼續問你的問題，無須評論。

梁國雄議員：

那麼，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們進去銀行查看那些產品，你們曾經說過很多基礎，有風險、有popularity，即有多少人購買。我向你指出，上一次已向你指出，就是說你們只看銀碼是不能保障投資者的，而你們金管局的手冊裏有說明要保障投資者。你這樣做這些檢查時，你怎可以保障投資者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對不起，主席，中間那裏……銀碼那裏我不是很理解梁議員的說法是甚麼？

主席：

梁議員，你可否再直接提問？

梁國雄議員：

他們進去查看時——任志剛是這樣說，他也是這樣說——就是看銀碼有多大，以及看有多少投訴，是兩個基礎的。那麼我就向他指出，銀碼大，一個有錢人購買10億元與100個窮人每人購買10萬元，是看不到的，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問他這樣看，怎樣保障小投資者？就是問他這個事情。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我想我們的說法是，產品有哪隻是熱賣。熱賣時，一般來說，如果是熱賣時，當然，銷售的金額本身會較大，而這個所謂熱賣，我想用回議員剛才的說法，就是一宗已達10億了，這個我們未必會覺得它是熱賣，因為它的宗數是1宗。我們正式去做的時候，會要求銀行提供一些交易紀錄，譬如在我們現場審查之前的6個月內所有投資產品銷售的交易紀錄，這樣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宗的資料，從中可以檢視譬如說過去6個月，有關銀行的哪一隻產品叫做最熱賣。熱賣的那些，抽中的機會當然高，而且宗數亦會比較多，但不等於賣得少的那些一定抽不中。少的那些我們都會抽，但可理解的是，如果宗數少，可能抽中的比率就會比較低。

梁國雄議員：

主席。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金管局的專家、證監會、格林斯潘和IOSCO的技術小組早在1994年至2003年已發布消息，指出在OTC出售的衍生工具都是高風險和高槓桿的，你卻只是說CDS的槓桿和風險視乎產品而定。你這個說法與你們自己金管局的專家、證監會、格林斯潘和IOSCO的技術小組是相反的，你有甚麼意見？

主席：

蔡先生。

梁國雄議員：

他說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高風險的，如果你沒有這個，我一會兒給你看看，其實在1994年已經說了，那你怎樣看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

梁國雄議員：

所有喔，他說。

蔡耀君先生：

……我的意見仍然是，用一個比較一般性的說法，當然，如果你說衍生工具，一般性，風險是會比一些傳統產品高，這個是事實。但問題是，你不能夠說這些衍生工具的每一隻產品的槓桿性和風險都是高，這真的要看看那隻個別產品的結構是怎樣，才可以作一個這樣的評估。(計時器響起)

梁國雄議員：

不，主席。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再向你指出一次，這些產品每一隻的風險都是很高的，因為它們是一張保單，這張保單買下來的時候，是沒有分擔風險的。銀行去越賣越多的時候，是很危險的。你在這裏說視乎每一隻，我覺得你是錯的，所以用你這樣的知識去監管那些高風險的產品，是沒有可能發現到其中有些甚麼的，因為你在概念上的認識已經有問題嘛。所以，我再想請教你了，除了風險、投訴和那個所謂popularity之外，還有甚麼原則，當你去監管的時候？你告訴我吧，你是金管局的副總裁，除了這3個原則之外，你還有甚麼其他原則？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在抽取樣本作為檢查的時候，亦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會兼顧的。舉例說，這些產品是否有很多賣了給一些弱勢的客戶？如果是的話，我們亦會抽取這些個案。在售賣的時候，會不會出現產品的風險與客戶的風險胃口錯配呢？如果有這樣的情況，我們亦會抽取這些個案來看的。

梁國雄議員：

好了，主席。

主席：

OK，把這一條也問完。

梁國雄議員：

我想再請問他了，這樣的話。

主席：

把這一條也問完。

梁國雄議員：

為何他沒有發現到我們剛才說的東西？由涂謹申議員說的，以至我說的，每一隻都是高風險，他為何查不到呢？為何他沒有一早叫銀行錄音呢？這責任在誰呢？現在他到7月1日才錄音，即是說他沒辦法監管銀行，他聽不到那些錄音，這是第一。第二，現在當小客戶們想找錄音來為自己辯護的時候都沒有了，這個很明顯是金管局失職了，你承不承認？如果你早些做錄音的話，第一，你很容易發現這些過程。第二，現在客戶本身已經有證據，現在卻是沒有。那你覺得金管局這樣做，令人家破人亡，沒有了證據，你又沒辦法去監察，你認為對不對？你有沒有失職？

主席：

蔡先生，把這條問題答完。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不同意議員的說法和指控。當然，如果有錄音的時候，便會給我們提供多些訊息，即是當其時交易時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怎樣。而在我們就雷曼事件作出檢討的時候，亦覺得有這個需要，要進行錄音。所以，這方面我們已要求銀行在售賣的時候要進行錄音。

主席：

OK。

梁國雄議員：

主席，他是沒有……他是……

主席：

你再排隊好嗎？

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只想澄清一點。

主席：

嗯。

梁國雄議員：

到底你是在"爆煲"之後叫人錄音，抑或"爆煲"之前叫人一定要錄音？你回答多一次，你現在講來講去。主席，這是很重要的證據喔，如果你要找事實的話。如果他之前沒有叫人錄音，即是說他是沒辦法根據銀行的錄音去監察，而且一到出了事時，那些無助的苦主，即是它們那些target了，所謂低學歷、甚麼甚麼的那些，沒辦法去訴訟，他是不是失職呢？他現在是說，我現在已叫人錄音了。我問他何時叫人錄音，為何這麼遲才叫人錄音？

主席：

蔡先生，把這條問題答完。

梁國雄議員：

他說他不同意我的說法.....

主席：

等他答這個問題。

梁國雄議員：

.....那我就問他，你何時叫人錄音？為何這麼遲才叫人錄音？

主席：

之前有問過類似問題，不過，讓他答完這個問題，再回答得清楚一點。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都說過了，我們在檢討雷曼事件的時候，發覺這個錄音方面可以幫助我們在進行審查或進行投訴調查時瞭解清楚交易當時發生甚麼事，所以我們已要求銀行錄音。而之前沒有要求銀行錄音，是因為《操守準則》中沒有如此的要求，即需要錄音。這是我們看見實際情況出現之後有此需要，所以要求銀行進行錄音。

主席：

OK。

梁國雄議員：

你事後孔明，當然把人連累死了……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你失職嘛。

主席：

……不要繼續評論，不要繼續評論了。OK，已經12分鐘了。上次5月26日排隊輪候提問的，除了葉偉明議員——他一會兒會回來——之外，其他的全部都問過了。今天的第一輪，請余若薇議員。

余若薇議員：

主席，不是"事後孔明"，是"賊過興兵"。主席，我想問蔡先生關於前線銷售人員的資歷。你的陳述書中提到，叫我們看你們的文件，但其實你們的文件說的是證監的文件。所以，我想

你翻看證監的M7附件2，這是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會發牌的資料文件。第6.7段是關於若你想成為一個持牌代表(非負責人員)，這個以我的理解，就是銀行前線的銷售人員要符合的資歷。我也問過任總，你看回第6.7.1段，那個學歷資格是香港中學會考英文或中文科及數學科合格，即總之你英文或中文其中任何一科合格，再加一科數學合格，這是中學會考。另外，行業資格是要通過其中一個認可行業資格考試。監管知識是通過其中一個有關本地監管架構的認可考試。這就是基本的資格了，對不對，蔡先生？

主席：

蔡先生。

余若薇議員：

即是要做前線銀行銷售人員。

主席：

蔡先生。

余若薇議員：

對嗎？

蔡耀君先生：

按照證監會的文件，是這樣說的。

余若薇議員：

是了。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那你可否告訴我，蔡先生，符合了這些基本的要求後，你憑甚麼認為這些人便可以能夠向那些零售客戶解釋這些結構產品，這麼複雜的產品呢？

主席：

蔡先生

余若薇議員：

你告訴我，哪一點……那些考試是否艱深到有些甚麼部分，你可否具體告訴我們或給我們提供文件看看，為何他要通過這個資格考試，或是他會考中文合格或英文合格，或者數學合格，為何就等於他有資格明白和可以向這些零售客戶解釋這些結構性產品呢？

蔡耀君先生：

OK。

主席：

蔡先生，我相信你明白那個問題吧。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個所謂勝任能力的基本要求，譬如學歷或行業資格方面，就是他作為前線的一個有關人士時需要符合的資歷。當然，銀行在售賣產品時，是需要按照每一隻產品對員工進行培訓，讓他們……

余若薇議員：

你的意思是否說……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他的基本資格是不夠的，一定要通過銀行的培訓，加起來才夠，是不是這個意思？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銀行在售賣每一隻產品之前，都需要向員工提供有關的產品培訓，這差不多是一個標準的安排。

余若薇議員：

OK。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銀行對那個員工有關產品的基本訓練，你有沒有審查過那個文件或那個培訓的課程內容是甚麼？我告訴你，例如很多我們接到的投訴是甚麼呢？那個員工跟客戶說："嘩，這個很穩當的，掛鈎7隻啊，跟中國我們自己的國家，又有和黃，又有長實，又有這個，又有那個，沒事的。就算真的'爆煲'，你都只會虧蝕七分之一。"或是說："不要緊的，這些產品那麼穩當，最多是'接貨'而已。"當你發現這些話是錯的時候，那當然是"大件事"。我想問你，你在監察的時候，有沒有任何機會觀察那些銀行在培訓員工時會採用甚麼文件？還有，那些員工向客戶解釋那些產品時，他又是拿着甚麼文件向客戶解釋，確保不會出錯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在現場監察、審查的時候，向員工提供產品培訓方面是我們其中一個會做的，也會看看銀行在提供這類培訓時，按照不同的產品有何相關資料，而銀行在對一種新的產品進行銷售時，也會有一些內部銷售文件的一些指引發給員工，告訴他在介紹產品時應如何行事。這些事項，我們在現場審查時都會看。至於余議員剛才說，有些客戶投訴關於有些前線員工在銷售時所說的話未有反映事實的情況，我們在調查有關個案時，我們是要調查有沒有這些情況發生的。

余若薇議員：

那麼，你……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調查了那麼久，到目前為止——由9月至今已有大半年——你有沒有看過那些前線員工拿着甚麼文件向客戶作出解釋？你有沒有看過這類文件？你有沒有看過這些文件的資料是否正確？你有沒有在任何情況下看到員工拿着不正確的資料向客戶作出解釋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在現場審查的時候，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有看過這些文件。如果我們在審查時已看到這些文件本身並不正確，我們當然會立即向銀行提出它有錯誤之處。現在，就這些投訴而言，如果相關情況是與培訓方面有關連的話，我們當然也會要求銀行出示有關產品當時的培訓資料，讓我們作出評估。

余若薇議員：

不，我……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我就是在問你，你調查到現在，有沒有試過有一宗、有一張文件，你看到是錯的呢？因為問題在於，我們收到這麼多的投訴，而那些投訴很類似，每宗都是一樣的(計時器響起)，每個人都說當時那個員工跟他說過這樣的話。明顯地，

除非全部人一起說相同的謊話，否則便反映情況確是銀行員工向他們說了這些話，例如我剛才說的："死"了一隻也不要緊，可以拿回其他的，頂多只會虧蝕七分之一，你頂多是"接貨"而已。還有，蔡先生，你發現不止是我收到這些投訴，我聽到其他同事每個所收到的投訴都是一樣的，即反映銀行的員工對他說的都是那番話。

我現在的問題是：你調查到今時今日，調查了這麼多間銀行，你告訴我，有沒有一間銀行、有沒有一宗是那名前線員工拿着向客戶解釋的文件是錯的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當然有看過不同銀行提供予員工的培訓資料。可是，當中我們沒有看到有資料提到說如果其中一個信貸掛鈎的機構產生財政問題，那個損失會佔七分之一，或是看到內容提到那個產品是否所謂一個穩當的投資。在那些培訓產品方面，也沒有提及這些東西，我們沒看到.....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可否.....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解釋給我聽，為甚麼我們每個人也收到相同的投訴，是否向我們投訴的人全部集體說謊，還是你本身這個巡查或調查機制出現了問題呢？

主席：

蔡先生，請你也回答這個問題。

蔡耀君先生：

主席，其實在我們收到的投訴當中，當然主要的投訴內容是說前線售賣人員向他們銷售時，在產品的性質和風險的披露方面做得不好，這個是一個很普遍的.....

余若薇議員：

不只是做得不好，蔡先生，是有錯！我的問題是，你可否向我們解釋，我相信你也收到相同的投訴，跟我們一樣，而且是很普遍的，投訴的人都在說同一件事情，除非他們是集體說謊，要不就是你現行的調查機制出現了問題，沒法查到。

主席：

OK，蔡先生，答完這個問題，到另一位提問。

蔡耀君先生：

主席，正如我所說，這類投訴很多都是與銷售時那個前線人員在介紹這個產品時究竟說了甚麼話有關的，這種個案有很多。我們在調查的時候，也會注重在這方面進行調查。

主席：

OK，應該輪到梁美芬議員，但她走開了。石禮謙議員，你是否想提問？

石禮謙議員：

是的。

主席：

你先提問吧。

石禮謙議員：

主席，我想問問蔡先生，剛才所問的，就.....即或者令我們瞭解多些，因為有很多購買雷曼的那些人，正如余若薇剛才所說，全部都說同一番話，沒有理由這麼多人集體性說謊。就算他們是說謊，那當然是有.....不是說他們說謊，他們這麼多事情

發生，當然是有理由的。或者我今天多給你一點時間，可否讓我們瞭解雷曼這些product是甚麼？我給你6分鐘解釋整個.....把我當作是那些老人家，我現在都有60幾歲(眾笑)，那麼.....

主席：

你是老人家。(笑)

石禮謙議員：

.....那麼，用6分鐘時間向我們解釋那些銀行如何進行銷售，好嗎？讓我們瞭解這羣人是有.....為甚麼有一件事情有同樣的說法，他們受到如此多的mis-selling呢？可以給你6分鐘解釋，很快地向我們解釋這些雷曼product，可以嗎？

主席：

蔡先生。

石禮謙議員：

我不再提問，你可以說.....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我前來是作為證人，是提供資料的，而我自己本身也不曾接受產品售賣的訓練。所以，我認為不適合叫我在這裏就產品的售賣情況作出解釋。但我想說的是，我們其實在處理投訴的過程中，當然我們也會看看——剛才余議員或石議員自己本身提出的是說，有些投訴人士自己本身有同一個指控。還有，我們會看看，如果這些投訴者都是向同一間銀行、同一個前線人員購買這個產品，而那個指控是相同的時候，這個我們會集中處理，是可以在投訴的時候，對我們與相關個案的考慮，是其中一個我們會注意的地方。

石禮謙議員：

主席.....

主席：

石議員。

石禮謙議員：

.....也許我這樣問吧，主席。他說要求證，我也瞭解到，因為你們HKMA就是要監管銀行銷售這些產品。這些產品，就是剛才好像你們做這些thematic exercise，即你們要瞭解到這個產品是甚麼，要瞭解銀行知道這個產品是甚麼，你知道這個客戶，即"know your client"，即銀行知道它們的客戶有能力接受這些產品。好了，那麼，你們調查的時候.....我現在再問你，你要瞭解它們如何知道這些產品是甚麼，你自己也要知道這些產品是甚麼才行。那麼，你告訴我這個產品是甚麼？你先告訴我吧。那麼，你才可知道銀行的售賣方式是對還是不對？可不可以這樣問你呢？不是叫你賣給我。你解釋你去監管這些產品，這些產品是甚麼呢？你告訴我，你在監管甚麼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就說這個產品本身是一個信貸掛鈎的產品，視乎每一個系列本身，它與一個數量(7間或8間)的機構的信貸是關聯的。如果其中一家這些機構的財政產生問題，這個產品本身的價值有可能會大幅受影響，而它另外有一個所謂CDO，即信貸違約的票據作為抵押品，它裏面本身的價值亦會隨着市場或當中包含的機構的財政如果出現問題，亦可能受到影響，即那個價值會有可能受到影響。

石禮謙議員：

主席。

主席：

石議員。

石禮謙議員：

你用了不足1分鐘這麼清楚地解釋給我們聽，我們個個瞭解甚麼叫做CDO，甚麼叫做掛鈎。但是，一個普通人手持80萬定期存款，80萬定期存款過去存了10年，有些是5年，你用1分鐘

去解釋，他都不知道你在說甚麼，甚麼叫做CDO。你如何知道銀行能夠向他們解釋甚麼叫做CDO等所有這些產品。你去做這些thematic examination，從中瞭解到他們是這樣去做。你是監管銀行去做這個工作，剛才你們說去查這個，即如你的文件M20的Appendix (F)那裏就是查這些嘛。現在你去解釋，你也無法告訴客人這個產品是甚麼，何況是一個銀行前線職員，他如何去解釋呢？甚麼叫做CDO？CDO是甚麼？怎樣去做呢？為甚麼我剛才要這樣問呢？這樣我就瞭解到你們去查的時候，你們自己是否知道在查些甚麼。現在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查些甚麼，你只有一個概念，那個概念和合約方面是很重要的，因為他們是簽合約的。你要明白，在簽合約時，例如買一個電冰箱，它有冷藏室、蔬菜保存箱甚麼的，就是這樣去解釋。如果在這個contract，剛才你用1分鐘便完全壟斷了，全部講完了，但卻說不出那個概念。所以，第一點，在product due diligence方面，當然要know your product, know your client。在這方面，那些前線人員都無法解釋，剛才我給你7分鐘，你沒有用，你用1分鐘去講那個概念，但講完那個概念並不代表他瞭解到那個產品。在你做調查時，有沒有瞭解到這些情況？剛才你回答余若薇議員的問題，這麼多人同時不瞭解這個東西，而令他們有這樣的問題出現，有這麼多人發現自己被困，不要說被騙了，是被困擾着，買了又虧蝕了那麼多錢，究竟問題出在哪裏呢？他們不瞭解那個產品。所以我想你解釋給我聽，因為你監管銀行去售賣那個產品嘛(計時器響起)。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正如剛才所說，我自己本身並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剛才我是用一個很快的時間把產品的概要說出來。當然，如果前線售賣的員工要解說的時候，他亦要瞭解到客戶自己本身要瞭解到產品的性質和風險，他才售賣。這在《操守準則》裏面是寫得很清楚的。而我們在現場審查時亦會抽取個別的前線人員，要求他們向我們的審查人員進行一個模擬銷售，讓我們可以評估他對有關產品的瞭解，以及他進行售賣的時候是否能夠清楚說明那個性質與風險。這方面，我們在現場審查的時候，做法是這樣的。

石禮謙議員：

主席……

主席：

OK，你把這個問完吧。

石禮謙議員：

……我想跟進，你們HKMA出去審查銀行的人，你們有沒有考核過他們是否瞭解這些產品是甚麼呢？他們怎樣去審查？如果他們都不知道那個產品是甚麼，他們去查甚麼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是指我們的同事？

石禮謙議員：

是呀。

蔡耀君先生：

主席……

石禮謙議員：

你的同事是否瞭解到這些Lehman product是甚麼呢？然後你才知道他們銷售的人賣得好與不好，以致現時我們常說的後期買了這些產品的人受到這麼大的打擊。現在問題出在哪裏，我們就是希望從這裏找出真實的情況。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第一，我們出去進行審查的同事都是富經驗的。另外，我們內部本身有為我們的同事提供培訓，幫助他們瞭解一些市場上比較複雜的產品。另外，我上次也介紹過，在衍生工具方面有一個專家小組，如果有一些新的產品是很複雜的，這個小組亦可以向我們其他的前線員工提供後勤支援，幫助他們瞭解有關產品。

主席：

OK。

石禮謙議員：

主席，150億的……

主席：

你再排隊好嗎？

石禮謙議員：

……有150億的產品賣了給4萬多人，蔡先生在HKMA排第二，他都只有一個概念，而不知道那個產品是甚麼，我希望他有時間解釋給我們聽，他屬下出去審查的職員為甚麼就能瞭解這些產品。我很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帶一個這樣的職員來跟我解釋他如何去審查，主席。

主席：

OK，好的，好的，行。今天的……

蔡耀君先生：

主席……

主席：

蔡先生，是。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補充一下。

主席：

你可以回應。是，可以。

蔡耀君先生：

我不同意石議員剛才說我不瞭解產品。我想我當其時用了大概1分鐘，亦說出了產品的概要，即是說視乎議員自己本身想知道的產品內容有多深。但我覺得，我來是提供證據，要我在這裏很詳細地解釋那個產品，我覺得未必是那麼適合的。但我剛才已盡所能說出主要的概要了。

石禮謙議員：

主席，我為甚麼要這樣問呢？我是給他機會去解釋他瞭解多少產品.....

主席：

我想你說過了。

石禮謙議員：

..... 而他的職員又瞭解多少產品。如果職員不是瞭解這麼多產品，他如何去審核銀行，去瞭解那些人如何瞭解那些產品，如何解釋給賣產品的人.....買產品的人聽，就是這樣去解釋.....

主席：

OK。

石禮謙議員：

.....如果賣的那個不知道，買的那個又不知道，監管的那個又不是知道太多，只有一個概念而已 —— 概念不是實質的知識，主席。

主席：

OK，好的，明白。OK，好的。有沒有回應，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呃.....(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

保持肅靜好嗎？樓上的公眾人士，請保持肅靜。

蔡先生，有沒有回應？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不同意石議員的意見，我認為.....(有插話聲)

主席：

等他說，你問夠，你問夠了，等他回答你，好嗎？你已用了11分鐘多一點。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認為我和我的同事對於產品的性質和風險，我們都是清楚瞭解的。

主席：

OK。今天第一輪已全部問完了，有兩點我要跟進一下，然後我們休息，大家再想想下一節我們如何繼續其他問題。當然，還有第二輪的提問，已在排隊了。

我有一兩點想向蔡先生跟進一下。小組委員會文件W11(C)號，即蔡先生你的書面陳述書第7.6段提到，金管局在2009年1月9日發出通告，要求銀行不可遲於2009年3月底推行適當的"喬裝客戶"(即我們剛才一直說的"mystery shopper")檢查程序。請問蔡先生，到今日為止，據你所知，是否所有銀行已經推行了這項措施？銀行通常是用甚麼方法去進行這些"喬裝客戶"檢查呢？我先問這兩點。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關於所有23家有零售投資產品銷售的零售銀行，當中有15家已落實進行這個"喬裝客戶"的計劃，另外8家的計劃亦已準備好，亦在準備落實中。

主席：

是。金管局如何確定銀行的"喬裝客戶"檢查程序是適當、做得對或不對呢？此外，就你所知，證監會對於證券行是否有同樣的要求、同樣的做法、同樣的安排，令銀行及證券行有公平競爭的環境？

蔡耀君先生：

主席，在這方面，我們現時首先會向個別銀行瞭解其"喬裝客戶"計劃進行的細節，在書面上它的做法是怎樣，而且我們在現場審查時，亦會看它在這方面是否有切實執行。至於證監會所監管的機構方面，我不清楚證監會現時有沒有要求其受監管機構需要進行"喬裝客戶"檢查。

但另一方面，就着"喬裝客戶"這個情況，我們的雷曼檢討報告中也有提到，金管局本身亦會進行一個"喬裝客戶"的審查計劃。在這方面，具體上，我們要跟證監會兩方面商討怎樣做會最有效。我們還要向市場進行諮詢，我們預備在第三季向市場諮詢這方面如何進行。

主席：

蔡先生，你的回應我覺得很奇怪。你剛才說你不清楚證監會有沒有做同類的行動，有沒有做同類的工作，你是不清楚的。但你又說過，任總也說過，你們跟證監會方面是很頻密地溝通的，雙方一直有討論很多有關的問題，你們隨時可以很容易溝通到。那為甚麼你會說不知道它在做些甚麼？這是你們的行動綱領曾提出的其中一個要矯正的安排或新的安排，為甚麼你會不知道它現在在做甚麼呢？即是你根本不知道證監會在做甚麼，你亦不理會它想做甚麼，你不想知道它在做甚麼，是否這樣呢？(公眾席上有人高聲說話)

蔡耀君先生：

主席，不是這樣的……

主席：

請保持肅靜。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不是這樣，而是特別就"喬裝客戶"這個課題，金管局在雷曼檢討報告裏面有這樣的要求，即是說銀行方面，我們建議它要實施這個"喬裝客戶"。另外亦提到，我們與證監會兩方面亦會就我們日常的監管實行這做法。所以，監管機構的做法方面是很清楚的，我們跟證監會大家商討，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安排，就是向市場諮詢怎樣進行"喬裝客戶"的做法。但是，證監會方面有沒有要求受它監管的機構去進行"喬裝客戶"呢？我現在可能一時無法回答你。它們那方面會否同樣按照這個做法呢？這個我要跟證監會方面瞭解一下，我才可以回答主席。

主席：

即是我現在說了，你才說想去瞭解而已。如果我不說，你根本不想去瞭解，對嗎？事實上，我不知道你是否這個情況。你記得我剛才的問題說得很清楚，我說要令銀行和證券行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很重要。兩方面，即金管局和證監會任何的規管制度或行動一定要同步，否則，如果有差別的話，是不公平的。不公平就當然會出問題了，你明白這點嗎，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我想我們在雷曼報告裏面亦指出了，銀行的客戶接受風險的情況可能會與證券行方面的客戶有點不同，因為銀行的客戶很多平時原本是一個存戶的身份，而不是經常涉獵於投資活動。他們對於風險的瞭解與證券行的客戶可能有所不同，因為證券行的客戶每天進行的業務都會牽涉風險。所以，我們看到這方面可能有一個這樣的需要，就是在銀行客戶方面，我們可能要做多一些工作，譬如說，第一，令他們比較瞭解風險的存在；第二，當我們進行日常監管時，可能會有多一些手段確保他們在進行投資時受到保護。

主席：

蔡先生，你要瞭解到，我相信或者有不少零售投資者除了找銀行之外，說不定也會找一兩間證券行為他們提供投資服務，所以你不可以說你根本不知道兩方面是否一樣同步。我想問一問蔡先生，你們金管局主要負責與證監會溝通的是哪一位呢？是你自己，抑或另有其他的職員？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與證監會溝通的時候，不同層次的同事都會與證監會的一個所謂對口單位保持接觸。譬如說，我自己(計時器響起)亦經常與證監會的高層同事接觸，而我們的同事在工作階層亦與證監會的工作階層有所接觸。

主席：

但我剛才提出的問題是很重要的，這是否並不在你的溝通範疇之內呢？抑或這些留待下屬去做吧，因為這個或許你看來不是那麼重要，是不是這樣的看法呢？

蔡耀君先生：

主席，不是這樣的意思。

主席：

或者你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工作，這些不是那麼重要，是不是這樣的想法呢？

蔡耀君先生：

主席，不是這樣，而是我們與證監會有一個安排，就是我們雙方的報告裏面一個實施的時間表，有很多事情我們一直在傾談，有些要向市場諮詢、做法如何等，我們有一個工作小組一直在進行。這個工作小組我自己沒有參與，是我屬下一位助理總裁參與。所以，在"喬裝客戶"這個課題上，他們可能已談論過，但我沒有收到這方面的最新情況，所以在這裏我無法回答，是這個意思而已。

主席：

蔡先生，為甚麼我說奇怪你有這樣的回應，是因為雖然有很多工作你可能放手讓你的下屬去做，但在大原則方面，你會不會掌握着，一定要你的職員依足大原則去做。我相信，銀行方面和證券行方面的公平競爭環境，即使工作的時間表，大家也一定要同步等等，我相信——除非你說不是——這些是應跟隨的重要原則，兩方面的規管機構都要跟隨。你不覺得這些是重要的事情？你自己起碼都要知道一下吧，還是完全放手讓你的下屬去做呢？這是不是你平日的工作方式呢？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不是的，譬如這些重要的事情，當然我是盡量可以……有需要保持自己知道進展的情況如何。但是，亦希望主席瞭解，在雷曼事件以後，我們要跟進的工作十分多，在這方面我知道我屬下的助理總裁與證監會的同事都就着雙方的檢討報告內的實施細節，正在討論的過程當中。那即是說，當然，如果他們得出一個結論時，我會知道情況是怎樣。但是，因為現在這事情正在進行中，所以就這個特別的課題，我未能夠保持知道最新的發展情況。

主席：

OK，我只問多一句。蔡先生，在去年9月中至現在，你的工作分配上，主要的時間在哪方面？

蔡耀君先生：

主席，具體的比率我說不上來，但是……

主席：

不用太具體的，我是說你覺得、感覺你自己的工作重點，主要時間放在哪裏，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用了很多時間在銀行的證券業務相關的事情裏面，用了很多時間。

主席：

OK，好的。現在，各位同事，我們休息10分鐘，到11時50分請各位返回這個會議廳。在這個休息時間，請證人不要跟其他人士討論他的證供。休息10分鐘。

(研訊於上午10時40分暫停)

(研訊於上午11時51分恢復進行)

主席：

我宣布研訊繼續。蔡先生，你現在亦繼續在宣誓下作供的。葉偉明議員，現在因為你是屬於上日的，所以我會讓你先問，接着有第二輪，今天的第二輪，我讀出他們的名字讓大家知道，好嗎？詹培忠議員、甘乃威議員、湯家驊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國雄議員、余若薇議員、葉劉淑儀議員。還有哪一位？暫時有8位，葉議員，請你先問。

葉偉明議員：

好的，多謝主席。蔡先生，你好，我想問一下，剛才很多同事也問過你關於前線銷售的情況。其實，我也想瞭解一下，很多時候，金管局都說要披露為本，即在這個過程裏。我想問清楚，當你們去前線查的時候，披露為本，你通常要求他們要披露甚麼資料的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按照《操守準則》，前線員工是需要向客戶披露有關產品的性質與風險的。

主席：

葉議員。

葉偉明議員：

我聽得不大清楚，你可否再說一次？

蔡耀君先生：

嗯……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按照《操守準則》內的要求，前線售賣人員需要向客戶披露有關的產品的性質與風險。

葉偉明議員：

我想……

主席：

葉議員。

葉偉明議員：

……瞭解一下，所謂有關產品的性質與風險，關於風險的情況，這其實是否包括假設該公司結束時他所遇到的風險？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這很明顯是其中一個主要的風險，這是需要披露的。

葉偉明議員：

不好意思，主席，我想問一下，在這情況下，有一個結束的風險時，其實我想問一下，在過去多年你們調查的時候，你們有沒有瞭解到，在銀行的文件中或者前線人員銷售時，究竟有

多少是涉及到要向顧客說，你買這個產品時，那間公司可能有結業的風險呢？是怎樣的及應該如何表述的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是在售賣這些投資產品的時間，是一個我剛才所說的比較明顯的風險之一，視乎發行商是哪一個了。當然，如果是一般這些投資產品，發行商自己本身假如是出現了財政問題的時間，便會引致投資有損失，這是一個風險，該名前線人員是需要披露的。

主席：

葉議員。

葉偉明議員：

那我想問一下，去年，我記得我們問過任先生的時候，當08年後期時，情況已經傳出可能雷曼有一個倒閉風險的時候，我想問一下，究竟蔡先生你們去巡查的時候，或者有否曾經要求銀行將這方面，即雷曼有可能倒閉的風險——這個訊息要求銀行或在銷售時向顧客說清楚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個按我剛才的解釋，就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風險，即是說，在銀行銷售這個產品的時間，當然要對客戶說，或發行商假如他自己本身出現財政問題，有關的影響為何。但是，至於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究竟個別發行商的財政，究竟如何評估等，是銀行應該說明發行商的風險是怎麼樣。但是，即是說，要銀行評估發行商倒閉的可能性，我相信在這方面是十分困難的。

主席：

葉議員。

葉偉明議員：

那麼，其實你將責任放在何處呢 —— 是銀行、銷售人員，還是顧客方面，你這樣的說法？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在售賣的時間，當然銀行自己本身在售賣某一隻產品，它對於它的員工，自己本身是有 —— 有關售賣的時間 —— 有一些與產品有關的訓練、亦有與產品有關的文件提到風險方面的，而這個售賣人員當然自己本身亦瞭解該產品的性質與風險，亦將這方面的資料向客戶提供的。

葉偉明議員：

我想瞭……

主席：

葉議員。

葉偉明議員：

不好意思，主席，我想瞭解一下，究竟在過去這麼多年的巡查裏，你有否看到銀行將這方面的資料，譬如在培訓方面也好，或者該機構所面對的風險資料，有沒有一些提供給前線的銷售人員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們看到銀行自己本身，訓練或內部銷售文件方面，當然亦會提到產品的發行商是誰，即按產品自己本身的結構等各方面，即是說，有關的風險為何。即銀行是有有關資料與前線員工溝通的。

葉偉明議員：

我都仍然是……

主席：

葉議員。

葉偉明議員：

其實，既然是這樣的情況，當雷曼可能曾經傳出，或者可能美國有一部分銀行可能表現不濟的時候、可能面臨倒閉的時候，即任志剛先生在此作證時也曾經說過，即他有這樣的擔心。實際上來說，你們在前線巡查時，真的有沒有在這方面……銀行有沒有在這方面披露發行商面對的風險裏做一個重點調查，或者要求銀行在這方面要對它的顧客說清楚呢？因為你們內部都正在擔心的。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作為監管機構很難就着市場，其實在不同時間都會有一些傳言，是關於個別機構的財政的，那我們很難按照這些市場自己本身的一些這樣的資料去對於……即是說銀行銷售這些產品時，要求銀行作一些進一步的披露(計時器響起)，因為我們無法知道這些資料本身可能發生的情況究竟有多高的。

主席：

接着是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

主席，我想問一下蔡先生，你們作為銀行屬下證券部的前線監管機構，你以甚麼手法去監管你有關的銀行屬下證券部的《操守準則》呢？你採取甚麼辦法去做的？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我們的做法是有兩個板塊，一個是日常的監管。日常的監管，我們有非現場審查，透過在銀行收集回來的報表、在銀行收集回來關於它在銷售方面有關的一些內部運作的政策、指引等，進行評估，進行分析，看看有關銀行會產生甚麼我們可以看到的問題。

而另外一個是透過現場審查。在現場審查的時候，我們亦有分門別類，主要有3類：就是有一個一級的現場審查和二級的現場審查，亦有就着特定的課題進行的專題審查。舉例說，在08年我們看到因為與信貸掛鉤產品在市場上比較波動或價值受影響，我們進行了與信貸掛鉤產品的一個專題審查。此外，我們如果在這些日常監管行動中找到一些任何可能違規的個案，我們會轉介到我們的第二個板塊，就是法規執行方面進行調查，與及如果可以找到確實的違規個案的時候，就進行紀律行動。同時，當然從客戶當中我們亦會收到一些投訴，而我們對這些投訴亦會採取一個公平和公正的調查。如果查到有違規，亦會執行紀律行動。

主席：

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主席，我想問金管局屬下，剛才蔡先生曾說，他對銀行屬下證券部的業務負責的較多，我想問：你究竟在你屬下，你監管多少個銀行屬下的證券部呢？即是證券經紀呢？以及它們的分行，你大概總數監管多少間呢？有沒有這些數字？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如果說銀行有牽涉在證券業務方面有進行業務的，在2003年我們的紀錄中有98間，主席。而這數字每年亦有變動，直至2008年共有102間，但當中，我想說，其實有分門別類的不同機構：一些是專門經營私人銀行，比較專業；一些是所謂批發性的工作。而我們現時與雷曼產品有關的，就是一些所謂零售的投資產品，大部分情況下是透過一些零售的註冊機構發行的。這些零售註冊機構在2003年的時候，其實已包括在我剛才所說的數字裏，就是有25間，到2008年有23間。

主席：

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主席，在蔡先生的陳述書裏，他提及.....你翻看，在你的"(e)對銀行現場及非現場審查"，即第3頁第6段裏，你說在2003年4月至2008年12月——5年半之中，你只作出170次涵蓋註冊機構全部或部分證券部的現場審查。你剛才說有82間半，換句話說，5年內，根本差不多每一間經紀行只看過一次至兩次。你認為你的工作是否足夠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我剛才亦已解釋，在我們的註冊機構裏有不同種類機構的原因。在我們這些現場審查裏，可以說，我們從05年開始，每一家這些零售註冊機構，我們每年最少作一次現場審查，這其實是我們一個風險為本的安排，風險比較高的機構，我們會檢查得比較頻密。而有一些機構雖然是註冊機構，但其實它所進行這方面的.....第一，它們不是接觸一個零售的層面；第二，它們本身的業務量其實不多。對這些我們會比較側重用

一個非現場的審查，或者用一些其他手段，譬如它們一些自我合規的評估等等以進行監察的。

主席：

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主席，從數字我們看到無論金管局如何解釋，你是否同意你根本是包庇銀行、對銀行的業務沒有審查及縱容呢？你是否同意這方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這方面我是不同意的。因為剛才我已解釋，我們進行審查，其實有一個風險為本的安排，與零售層面接觸最廣的機構，它們每年會接受我們現場監管最少一次。

詹培忠議員：

主席。

主席：

詹議員。

詹培忠議員：

蔡先生曾說金管局對銀行屬下的任何機構，如果它觸犯條例，你是沒有處罰權，亦沒有其他權力去執行。那麼，商業犯罪科(計時器響起)將有關的投訴轉介給你，你既然沒有權力，你為何接受呢？你為何不立即交給證監會而是接受呢？是否間接幫助銀行、包庇銀行觸犯的任何一切錯誤？你的企圖是甚麼呢？(公眾席上有人拍掌)

主席：

請肅靜，請公眾人士肅靜。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我已解釋很多次，亦解釋得很清楚。在調查違規的個案，我們因為想盡快完成，所以與證監會方面有一個分工，證監會對銀行銷售的手法用一個由上而下的手法進行調查，而我們配合證監會這個由上而下的調查時，我們是用一個比較快速簡單，如果看到一些個別的個案，如果已經有一些明顯的表面證據成立，我們將這些個案盡快轉介證監會。而證監會從這些轉介的個案當中，可以看到有關的銀行可能在銷售過程當中哪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從而可以令到它這個由上而下的調查可以更有效率，即是更快捷，並不存在我們自己本身將這個調查權力拿了回來，其實在銀行方面的調查證監會是正在進行的。

主席：

好的。甘乃威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根據蔡先生的陳述書，即是W11(C)，在第5.4段表2。表2顯示出有關你們在日常監察中——即審查，在03年日常監管中發現涉及可能不當銷售個案是0；04年是0；05年是0；06年是兩宗；07年是3宗；到08年才發現37宗。我想問，你們在過去，當你接手，由證監會簽了《諒解備忘錄》之後，你們在近數年來，曾否檢討在這些日常的監管裏，為何未能發覺這些不良銷售的個案？其實，你曾否檢討現場審查的手法？剛才你說，你又不要求銀行錄音，又不會問投資者究竟那些文件是否正確，你純粹查閱文件，究竟過去你曾否檢討這些現場審查的手法是形同虛設，為何查不到任何違規個案呢？特別是你從證監會接手監管銀行銷售這些證券業務的時候。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個表格本身，我們將這些註冊機構分為兩類：第一類是19間有參與銷售雷曼產品的機構；另一類是所謂其他註冊機構。我想在表2亦可以看到，在03年其他註冊機構，我們找到

可能涉及不當銷售的個案是12宗；05年也有1宗；06年19間分銷機構，我們找到有2宗。而全部我們在03年至08年雷曼兄弟申請清盤之前，我們透過日常的監管行動，共發現72宗可能違規的個案。如果我們看看另外旁邊那一行，以自己本身從客戶收到的投訴有106宗來看，其實自己本身的數字是相若的。

我想說的是，在過去多年來，我們當然有檢討監管的手法，所以亦可以看到自從05年我們引進了專題審查，按照銀行一些特定的範疇，在銷售產品方面，例如其中一個是零售財富管理的業務或者是投資顧問方面的，以至08年我們有特別針對信貸掛鈎產品的專題審查，這是其中一個我們在監管的手法方面有加強的。

而另一方面，亦是從05年開始，我們亦要求這些比較活躍的註冊機構進行一個獨立的合規評估，這方面都進行了數年。而我們覆蓋的這些機構，在這些獨立的合規評估當中，亦每年有所增加。這些都可以看到我們過去的監管，我們採取的手段，都是一直就着情況而加強的。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想問在上次聆訊上，涂謹申議員最後的問題是問有關你發的通告對於銀行究竟禁止它們.....為何不制止它們要求在和解協議裏簽署撤銷投訴，你今天有沒有明確的回覆？為何你們容許銀行在和解協議裏要求客戶撤銷投訴？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我想我們主要的考慮點就是以不影響客戶向我們提供資料的能力作為出發點。如果雙方的和解合約內明確規定不准客戶向監管機構提供資料，這很明顯一定會對我們的調查有影響。所以我們的通告內，清楚說明該合約內不能有這樣的要求。但是，至於合約內要求客戶譬如雙方同意，即客戶會在

獲得銀行在金錢上對他有所補償，客戶同意取消或者撤銷投訴，其實我上次都解釋過，主席，就是客戶當然可以書面告知金管局，說現在撤銷投訴。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繼續對有關個案作出調查的。我們不會因為客戶撤銷投訴而不調查該個案，是仍會繼續調查的。我們亦會在收到客戶的通知時，主動接觸客戶，要求客戶繼續為有關的個案提供資料。而客戶自己本身願意提供資料的話，我們的投訴調查自己本身會一直繼續進行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看到最重要是在和解合約內，不可以禁止客戶向監管機構提供資料，所以我們要求銀行盡量在這方面.....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們.....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上次的重點就是說撤銷投訴(計時器響起)，即是說金管局明知有這樣的條款，都容許銀行要求客戶撤銷投訴。你是不是很明顯.....你們確認容許這些被你們監管的機構要求客戶撤銷投訴，這是不是你明確告訴我們委員會的？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的理解是雙方有這樣的協議，同意有這樣的東西。而這東西我們覺得，即是說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出發點、一個啟發，就是如果不會影響調查，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所以即是說，銀行不可以要求客戶不向監管機構提供資料。

甘乃威議員：

主席，我的問.....

主席：

甘議員。

甘乃威議員：

.....我的問題是他知道有這件事，他都容許銀行這樣做，我想明確蔡先生是不是想這樣答呢？他知道銀行會要求客戶撤銷，而他不會禁止銀行這樣做，我想清楚作為監管當局，是不是有這樣的說法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的說法就是，最重要就是這些條款不影響客戶向監管機構提供資料，這方面我們的通告很明確寫了不准有這些條文在內。而我想說的是，我們收到客戶這些撤銷投訴的申請、通知時，我們接觸客戶，要求他們繼續提供資料。我亦會向客戶說，你提供資料，是不會構成毀約的情況的。在這方面，我們是有做的。

主席：

湯家驊議員。

湯家驊議員：

我想繼續跟進我剛才的問題。我剛才聽蔡先生講，他在審查期間，有些銀行有錄音帶，有些則沒有。首先，我想確認這是不是他的意思？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沒錯，這是我的瞭解。

湯家驊議員：

先講沒有錄音帶的。在沒有錄音帶方面，你們依賴銀行給你們一份文件，說我有沒有向客戶解釋風險，你是依賴銀行提供這樣的文件，對不對？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剛才湯議員較早時的一個問題，說是不是依賴文件看到前線員工有沒有提供文件給客戶，是嗎？

湯家驊議員：

是。

蔡耀君先生：

我們在現場審查時，我們當然會看銀行內部有關的文件，它的電腦紀錄等各種東西，以供我們確定，即是說當時有沒有把有關的文件給客戶。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嗯，即是說其實你現在依賴銀行向你認罪，即是說："對不起，我違規了，我沒有提供那些文件，或者向客戶解釋文件"，你是依賴銀行自己告訴你。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不同意，因為這方面是要看看銀行自己本身的內部紀錄，如果是沒有足夠紀錄時，當然如果我們找到時，我們會

轉介給我們的法規執行，即並非單靠銀行自己說有還是沒有，是要看看在文件上是不是可以表達它有做這點。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但主要來說，你都是依賴銀行的內部文件去令你達成一個決定，就是銀行沒有違規的。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們按照銀行所有的紀錄，文件也好，電腦紀錄也好，如果有錄音帶，錄音帶也好，在這方面提供資料。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我剛才告訴你的例子，即我剛才講一個客戶寫了一封信給我，把詳細情形告訴我了，就是說，簽了認購書後，銀行職員才給文件他看，那麼，你這樣的審查方法，就無法可以決定這些事情有沒有發生，因為你只看銀行紀錄，而銀行紀錄說給了，但可能沒有告訴你是甚麼時候給的，這樣說對不對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方面我是不同意的，因為其實銀行自己本身的文件，其中當然很重要的，那些文件內一般都會日期，亦有一些安排，或者並非手寫，而是透過機器自己本身打印，電腦紀錄等，這些都不是事後可以補回的，所以我們會檢查.....在現場

審查時，亦會看回所有有關的證據，看看該文件是不是在銷售以前其實都已經.....

湯家驊議員：

但蔡先生，事實就是.....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現在有很多人這樣投訴，現在的事實亦是你的審查無法發現這些投訴人遇到的遭遇，那你怎樣解釋？

主席：

蔡先生。

湯家驊議員：

是你的抽樣不夠，還是怎樣呢？

蔡耀君先生：

主席，在我們發現一些可能違規的個案內，亦牽涉到有部分我們看到是相類似的情況，亦轉介去調查的。所以，不是說發現不到，其實我們都是發現到的。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但是你發現到.....你的意思就是說.....或是你的上司給證供的時候，就是說你不知道那個違規的情況是這麼廣泛的，所以當時金管局就在07年或06、07年或08年頭，沒有作一個更加廣泛的審查。這樣的一個決定，你自己有沒有參與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當然，我們進行這個與信貸掛鈎的產品的一個調查，然後我們在08年決定進行這個信貸掛鈎產品的專題審查，這個我是有參與這個決定的。我想講的就是，從我們這個信貸掛鈎產品的專題審查，在雷曼申請清盤的當日看到……

湯家驊議員：

對不起，主席。

主席：

湯議員。

湯家驊議員：

我不是說雷曼清盤的時間，我是說07年和08年，你剛才說你發現到有銀行在解釋風險或提醒風險方面有違規的時候，我問你的上司，為何當時不作全面的、全行業的審查，他的回應就是，因為他不覺得違規的案件是這麼廣泛，所以他決定不作全行業的審查。我想問你的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參與這樣的一個決定？有沒有跟任志剛總裁談論過是否應該作全行業的審查？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其實剛才我是想繼續回答這部分的問題，就是說如果我們回到雷曼申請破產當日來看，我們是開展了、完成了或部分是在進行中的那4個與信貸掛鈎產品有關的專題審查中，我們在當日，我們未能夠看到有一個在銀行售賣這樣的信貸掛鈎產品，未有資料看得到有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出現，所以我們當時的決定就是說，我們會繼續完成原先預備要做的11個專題的審查，當時我們是開展了、完成了4個，我們會繼續做其他7個的。

所以，即是說，我們.....其實這7個已經是包含了在市場上是對.....

湯家驊議員：

主席，蔡先生不是在回答我的問題。

蔡耀君先生：

信貸掛鈎產品的銷售最活躍的11家銀行，是包含在內的。

湯家驊議員：

主席，蔡先生不是在回應我的問題，我不是問雷曼倒閉那日，我是在問雷曼倒閉之前，金管局有沒有作出任何的評估，就是說因為你們在審查之中，找到這些(計時器響起)這麼嚴重的違規事件，而作出一個決定就是不作出一個全行業的審查。第一，就是在雷曼倒閉之前，之前啊，08年頭或07年的時候，第一，有沒有討論過因為你們發現了這些違規事件，是需要作全行業的審查？第二，如果有的話，你有沒有參與？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剛才也說過，我們那個計劃是進行對11家活躍於零售信貸掛鈎產品銷售的機構，進行這方面的專題審查。而我們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的當日，我們是完成了或在進行4家這樣的審查，我們的計劃其實是做11家的，就不是只做4家的，當時是在進行當中。

湯家驊議員：

主席，證人的答案是否就是.....

主席：

你把這條問完。

湯家驊議員：

之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決定？證人需要回答我的問題的啊。

蔡耀君先生：

主席。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之前我們是決定了做11家信貸掛鈎機構……

湯家驊議員：

即你的答案是沒有啦，即沒有這樣的一個決定啦。

蔡耀君先生：

決定了做11家，議員。

主席：

OK，陳茂波議員剛剛舉手，你是第一輪，我讓你先問。

陳茂波議員：

我排隊。

主席：

你先問吧。

陳茂波議員：

我排隊。我排隊，主席，因為我在找一些paper。

主席：

OK，那沒有問題。好的，待你準備好才讓你問。

陳茂波議員：

好的。

主席：

接着是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

主席，我想問問蔡先生，你知道3月5日，萬少焜，即你的助理總裁出了那個通告，叫銀行不要……和解的時候不應該禁止那些客戶提供資料給你們。你知不知有這個circular的？

蔡耀君先生：

我知道。

主席：

蔡先生。

涂謹申議員：

你有沒有份兒看過或是同意這個內容的？

蔡耀君先生：

有。

涂謹申議員：

OK。在上一次聆訊之前，你知不知道其實那些銀行與那些苦主的協議已經有要求他們撤回那些向你們包括金管局的投訴作為一個條件？你知不知有這樣的事發生過？在上一次聆訊之前。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知道。

涂謹申議員：

知道。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到現時為止，你是否仍然覺得……3月5日這個通告到現在仍然不應該更新，是限制銀行不可以要求客戶撤銷投訴，你現在仍然認為是正確的嗎？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剛才解釋過，就是我們最重要是……

涂謹申議員：

不是，我只是問你今天你認為是否正確？

蔡耀君先生：

可否讓我回答呢？

主席：

你讓他先答下去，讓他答下去。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已解釋過，我們的重點就是說，任何的協議，它是不能夠防礙投訴人向我們監管機構提供資料，這個我們在3月5日這個通告是寫得很清楚的。另一方面，當然可以有一個考慮，就是說是否應該直接禁止銀行與客戶談論和解的時間，不應該有這樣的一個條文，叫客戶……

涂謹申議員：

撤銷。

蔡耀君先生：

.....去撤銷那個投訴呢，這方面亦可以是另一個考慮。但是，問題就是.....

涂謹申議員：

主席，我現在問你今天的答案啊.....

蔡耀君先生：

我現在.....

涂謹申議員：

你考慮到今天。

蔡耀君先生：

我現在正是回答你今天的，你給我時間行不行？

涂謹申議員：

是的，好的，OK。

主席：

讓他先回答。

蔡耀君先生：

你可以容許我回答吧。就是說我們那個政策已經是很清楚說明，客戶他去撤銷.....要求撤銷個案，不等同金管局停止對有關的投訴進行調查。我們的調查，我們會繼續，我們亦會繼續邀請客戶提供資料的。所以，就是說，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說，銀行不應該有任何條文.....在和解的時候，禁止客戶向監管機構提供資料，這點在通告中我們是做了。當然，如果你譬如說再多走一步，你直接禁止它不准要求客戶撤銷投訴，我

想一個效果可能就會是，透過和解令到、去幫助那些客戶可以提早在金錢上拿到一個補償的個案就會減少了……

涂謹申議員：

我現在問，你認為這樣，現在應不應該這樣做？

主席：

涂議員。

蔡耀君先生：

我現在正在解釋啊，就是說因為我們有……

涂謹申議員：

你認為應不應該這樣做？

主席：

你讓他講下去，他在回答你的問題。

蔡耀君先生：

我們有這樣的……

涂謹申議員：

不是，這一點他已講了3次。

主席：

其實這個都是資料，我們知道的了。

涂謹申議員：

我現在只是……今天你認為應不應該這樣做，你說應該或不應該就可以了，對嗎？

主席：

其實……

涂謹申議員：

那些考慮你全都說過了。

主席：

是的，其實這是對的，因為蔡先生你講的那些，我們聽過了，我們知道了，這些資料就是我們……

蔡耀君先生：

我覺得那答案我不能就這樣簡單回答應該與不應該的，主席，我認為這個東西如果放了下去的時候，第一，會影響雙方和解的機會率、那個宗數，這方面對投資者未必一定是最有利。我們認為現在我們在那個通告中，已經有這樣的要求說不能夠禁止客戶向監管機構提供資料，已是足夠的了。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剛才證人所講……回答其他議員的時候，他說最重要是不影響調查。我想問，如果一個人撤銷了投訴，你是否真心相信他仍然會繼續給你資料，是與沒有撤銷一樣呢？

主席：

蔡先生。

涂謹申議員：

蔡先生，你是否真心相信是這樣的呢？

主席：

蔡先生。

涂謹申議員：

是不影響調查的呢？

主席：

讓他回答你。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亦有很多個案，客戶他取消了、撤銷了投訴，他繼續向我們提供資料。

涂謹申議員：

是否更多的是……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不向你提供資料，因為取消了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比例上是，即是說他已撤銷了，我們要求這個客戶提供資料。有不少客戶跟我們說，他的個案他自己都不願意再繼續跟進了，這樣他便不提供資料，但我們仍然會循其他途徑去看看那個個案是否可以繼續調查。然而，也有不少個案的投訴人士雖然已撤銷投訴，但他們繼續提供資料給我們，而沒有影響我們的投訴調查。

涂謹申議員：

那如果有很多宗……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因為已撤銷投訴而不再提供資料，而你剛才說你這張通告最重要的重點是不影響調查，現在你是否仍然認為這個說法是正確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沒法子知道投資者不向我們提供資料究竟是甚麼原因。

涂謹申議員：

主席。

蔡耀君先生：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是，有很多投資者雖然已撤銷了，但他們繼續提供資料，而我們的調查亦仍然是繼續的。

涂謹申議員：

不是有很多嘛.....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是少數嘛，你說。即少數繼續提供資料，而多數已撤銷的則不提供資料嘛。

蔡耀君先生：

但是我.....

涂謹申議員：

那你說不影響調查，這張通告是否故意"放水"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很清楚地說，絕對絕對沒有所謂"放水"的因素。我想那個考慮點就是說，和解是其中一個途徑可以令投資者盡快取得金錢上的補償。如果我們已經禁止銀行，着它不可以有這樣的條款令客戶不向我們提供資料，我覺得這對於我們的調查本身已經有一個保障……

涂謹申議員：

主席，我問第二次。

蔡耀君先生：

……投資者究竟是否願意提供資料，未必是因為已撤銷投訴……

涂謹申議員：

主席。

蔡耀君先生：

……有可能他是因為在金錢上獲得一個賠償等等，而不願意繼續跟進他的個案，這些情況也是有的。

涂謹申議員：

主席……

主席：

涂議員。

涂謹申議員：

……我想問蔡先生第二次。這牽涉你的信譽、能力和判斷，你是否真心相信發出了這張通告，撤銷了那些投訴，是不影響你們的調查呢？(計時器響起)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

涂謹申議員：

很簡單的，你用你的信譽，用你的判斷，用你的常識，你向着全港市民回答這個問題……

主席：

等他回答。

涂謹申議員：

……你是否真心相信這事情？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想這當中有一些問題，我們是需要取得一個平衡的。即是說，你……

涂謹申議員：

主席，我的問題不是平衡。是不是你真心相信不影響調查？很簡單而已。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囉！

主席：

蔡先生，你……

涂謹申議員：

不是說其他考慮啊，其他考慮是其他的問題。

主席：

行，行。蔡先生，可否直接一點回答這個問題？

蔡耀君先生：

我可否回答，主席？我覺得這當中要取得一個平衡，就是怎樣做對於投資者的利益是一個最好保護。如果現時我們這個通告裏面已經有這樣的明文規定，不可以禁止或阻止客戶提供資料，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說.....客戶亦很清楚他們可以繼續提供資料，而不會影響到他有毀約的情況。而我們在處理這些撤銷投訴的個案時，我們接觸客戶時會主動跟他說，他繼續提供資料是不會引致違約或銀行對他採取甚麼行動的。這方面我們會主動跟客戶說。

涂謹申議員：

主席，我沒有問他的問題是：你是否真心相信這個通告對投資者有利。我是問：你是否真心相信沒有影響調查？

主席：

OK，我想你把這個問題答完就可以了。

涂謹申議員：

不，很簡單而已。你剛才所回答的，你可能是相信對投資者有利或無利。

主席：

行了.....

涂謹申議員：

但我問你是否真心相信這對你們負責監管和調查是沒有影響的？

主席：

他應該.....涂議員，他應該明白你的問題。蔡先生，你回答.....

涂謹申議員：

不，很簡單，這牽涉一個人一輩子的信譽。

蔡耀君先生：

主席，現在是要我表達意見嗎？

主席：

讓他回答你的問題吧，OK了，OK。

蔡耀君先生：

是否要我表達意見呀？

涂謹申議員：

我問你是否真心相信呀。

蔡耀君先生：

我是提供證供。我想情況很清楚，那個通告我們已發出了，我們覺得現在那個通告已經是足夠了，而不會影響我們.....

涂謹申議員：

主席，你裁定好嗎？我問的問題很清楚，這是要回答的問題。你為何要如此心虛呢？

主席：

即是.....

涂謹申議員：

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囉！

主席：

OK，涂議員，OK。

涂謹申議員：

我說影響調查，我不是說對投資者是否有利。

主席：

OK。這不是你的意見，蔡先生。這是你在工作上的判斷。工作上當然是有判斷的嘛，你做每一個決定，你是高層人員嘛，你做每一件事總有判斷的，是嗎？現在問你的判斷，判斷也沒有？有吧？我相信是有判斷……(公眾席上有人叫囂)

請肅靜，樓上的。

蔡耀君先生：

主席……

主席：

總有判斷的，你不可以說……

蔡耀君先生：

……這個當然是有一個判斷……

主席：

這不是你的評論。

蔡耀君先生：

……但我想說的是，這個判斷，我們中間要取得一個平衡，即是怎樣對投資者是最好，而另一方面又不影響我們的調查進度。所以，我們認為現在這個做法可以達到兩方面的平衡。

涂謹申議員：

主席……

主席：

行，行，我想他在回答你。

涂謹申議員：

.....如果證人不回答問題，我要求檢控他.....

主席：

我想他在回答你的問題。

涂謹申議員：

.....轉介給律政司司長，主席。

主席：

行了，行了，OK。下一位，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蔡先生，我都是問那個問題。我問你，你可否說出一隻由香港銀行售賣的CDS是風險低的、槓桿比率低的。你給我說一隻就可以了。你有沒有？

主席：

你這條問題問過了，是嗎？

梁國雄議員：

你分析過的。有沒有？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的理解就是說，銀行.....

梁國雄議員：

主席，你這樣子怎麼.....我問他要一隻，我問了4個問題，你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你說沒有，那我就追問。我可是由上一次問你的，你回去做功課都找到一隻吧，你這樣回答問題即是浪費我的時間。有沒有？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的理解就是說，銀行一般來說是沒有單一把CDS這隻產品賣給客戶的。

梁國雄議員：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你是找不到一隻是低的了。

蔡耀君先生：

對不起，主席，我的答案是……

主席：

他已回答了你，不過不是這樣子回答。

蔡耀君先生：

……是銀行沒有就這樣地把CDS這隻產品直接賣給客戶的。

梁國雄議員：

你再解釋為甚麼……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你再解釋一下，甚麼叫做沒有單一把一隻CDS賣給客戶？你解釋給我聽。

蔡耀君先生：

不，或者.....或者.....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如果梁議員找到有銀行有一隻CDS賣給客戶，他可以把那一隻產品提供給我。但我自己本身是不知道銀行有這樣單一售賣CDS一隻產品給客戶的。

主席：

他已回答了，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現在再問他一次。

主席：

他已回答了，不要重複這個問題了。

梁國雄議員：

那麼，如果是這樣，你即是說沒有，即是沒有一隻是.....

主席：

已回答你了。

梁國雄議員：

.....你找不到一隻是風險低和槓桿低的產品，是由銀行出售的，你的意思是否這樣？這個是Yes或No，即是"是"抑或"不是"。

主席：

喔。

梁國雄議員：

我問你有哪一間香港的銀行出售的CDS是低槓桿、低風險，那是一張保單。

蔡耀君先生：

主席……

主席：

蔡先生，我相信你已回答了，不過你再回答多一次……

蔡耀君先生：

或許我補充一下吧，好嗎？

主席：

……我想不要重複了。

梁國雄議員：

不用了，那麼我不用你補充了。

蔡耀君先生：

我的理解就是說，銀行會售賣一些信貸掛鈎的產品，當中是包含CDS，但純粹只抽CDS出來賣給客戶的，我們理解，這情況應該是沒有的。

梁國雄議員：

那……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我不再問你了，這是你的認識，行了。我再問你，在你們編號CR-G-12的"信貸衍生工具"中，有一個法定指引是用SG的級別去規定要求保障銀行的安全，要求銀行必須遵守的。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是法定的指引。我就想問你，在2007年之前的現場審查中，金管局有否對這些章節的內容進行過審查？這些審查出現過在多少次的現場審查之中？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個CR-G-12 —— 信貸衍生工具，我們的《監管政策手冊》當中所說的是，銀行自己本身在進行衍生工具的買賣時，需要有適當的風險管理措施。這當然是我們日常監管的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看看銀行在這方面的監管，即它管理信貸衍生工具的有關風險時，有否好好地進行風險管理。這在我們日常對銀行進行關於審慎監管方面的現場審查中，我們都有做這方面的工作。

梁國雄議員：

不，我問你，我問你是.....

主席：

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在那些現場審查中出現了多少次，有否根據這些內容去審查？出現了多少次？即是你用這條條例。

主席：

蔡先生。

梁國雄議員：

信貸衍生工具，SG。

蔡耀君先生：

這方面，我們的審查數字是我們一直提供給小組委員會的該170次以外的一些審查，而不在該170次之內。因為該170次是與銀行的證券業務有關的現場審查，而這個《監管政策手冊》是關於銀行自己坐盤，它自己投資於這些信貸衍生工具時的風險管理問題。這與它銷售零售投資產品是沒有直接關連的，主席。

主席：

OK，梁議員。

梁國雄議員：

主席，我向他指出，其實在1994年的一份文件中，一個名為 Technical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在1994年7月的文件中的說法，已經與蔡先生的說法相反。它們是說這些CDS的風險非常高，槓桿很難估計，是非常高的。這是1994年的文件，我一會兒會交給委員會。我希望他下次來的時候表達一下對這份文件的意見。其他的，我問另一樣東西好了。

主席：

OK。

梁國雄議員：

任總聲稱，在08年雷曼"爆煲"前，因為有 accumulator 的事故，調查的人手調派去調查 accumulator，所以你原來的目標有11間銀行，當時查了3間，到08年5月便停了兩個月，是不是這樣？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當其時我們是有部分人手調派去進行股票累計期權方面的專題審查。

梁國雄議員：

我想請教你的是，有11間銀行，你不夠人手，你做了accumulator的調查。我想請教你，為甚麼你不要求證監會幫忙？

主席：

蔡先生。

梁國雄議員：

為甚麼不把銀行交給它去查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

梁國雄議員：

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是否可以查得更多一些，從而可避免有8間銀行沒有調查到？

主席：

等他回答吧。

蔡耀君先生：

主席。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我想當其時我們看見的情況是(計時器響起)，我們就 accumulator 調派人手可能是一個短時間的情況。我們做了這個有關 accumulator 的專題審查後，那些人手會回來繼續進行信貸掛鈎產品的專題審查，而我們當其時亦非完全停止信貸掛鈎產品的專題審查，其實是有繼續進行的，不過是有部分人手調派去進行股票累計期權的審查。我們是希望在完成那方面的審查以後，可以繼續完成該11間的信貸掛鈎產品的專題審查。

梁國雄議員：

主席，很簡單的追問.....

主席：

把這個問完.....

梁國雄議員：

.....你當時有11間銀行，你有沒有一個 target 是何時會完成全部調查呢？現在，你直到完了也查不到啊，到現在你還沒有要求 SFC 提供人手給你再調查，那你是否失職呀？因為 MOU 叫你去查，即賦權你去查，不是說永遠都一定如此的，你可以回去跟 SFC 說，"我人手不夠，給我提供人手去做調查"，叫它幫忙調查。為甚麼到今天，任總和你都是自己查，越查越慢，就叫人去和解。如果你有足夠的 case 的話，就可以學證監會般叫新鴻基賠錢了，而不用人人去和解了。你這個是很嚴重的失職，這麼多 case 你做不到。我想再問你一次，以前你不叫 SFC 做.....

主席：

你不要評論.....

梁國雄議員：

.....現在你叫不叫 SFC 做？

主席：

你問問題就不要評論，不要評論。你把這個問題問完。蔡先生，把這個問題答完。

蔡耀君先生：

主席，第一，我不同意梁議員說我們失職。其實我們當其時是因為股票累計期權.....

主席：

葉劉淑儀議員，請你先留下來，因為未夠人數，未夠足夠法定人數，請你先留下來，直至第二位同事進來才可以離開。

噢，現在可以離開了，因為葉偉明議員回來了。我們一定要保持7位在席，因為我們要有足夠法定人數才可以開會，我一早已說過，提醒了大家。

梁國雄議員：

我問他該11間銀行，他原本有沒有目標在何時完成調查？

主席：

嗯，OK。

梁國雄議員：

他都沒有回答。

主席：

蔡先生，你把這個問題答完，然後輪到第二位提問。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們原本當然是在08年內會完成該11間的專題審查，但股票累計期權當其時突然間增加了很多投訴，於是我們覺得有一個迫切性，需要調派人手去處理這方面的有關調查，及進行一個專題審查。所以，我們是調派了人手這樣做。

主席：

OK.....

梁國雄議員：

不，這樣……

主席：

……我想，待會再排隊吧，因為已9分鐘，快10分鐘了。

梁國雄議員：

那他為何不叫SFC幫他忙，他都沒有回答。

主席：

OK，行了，下一次再跟進吧。余若薇議員。

余若薇議員：

主席，我想問一下蔡先生，他說披露為本就是要解釋產品的風險和性質。那麼，如果以迷你債券來說，蔡先生覺得應該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向零售客戶解釋迷你債券的風險和性質呢？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這方面很難有一個標準的時間指明需要多少時間。

余若薇議員：

主席，我的問題不是標準……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我的問題是，你認為最低限度也需要多少時間，才可以解釋迷你債券的性質和風險？

主席：

其實，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是你的判斷，因為你的職位這麼高，應該有一個判斷的。

蔡耀君先生：

我很難就這方面去判斷，因為第一，很大程度上亦要倚賴該名客戶對於有關產品的認識究竟有多少，因為他可能以前……

余若薇議員：

主席，我們以一個……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不認識這個產品的客戶來說，你認為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時間呢？蔡先生，這個問題其實我問過任先生，問過任總的，他會回答我的，不過他現在還沒有，他說他會書面回答我，他口頭不肯回答，我不知道你是否又是不肯呢？你的職責比任總更屬於前線監管，你要去看看下面那些前線員工有否真的做到披露為本嘛，所以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問題。我問你，你認為最低限度，一個銀行的前線員工應該用多少時間，才能向一個對這個產品不認識的客戶解釋迷你債券的風險和性質？

主席：

蔡先生，是否真的這麼難回答呢？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沒有一個答案，因為這要視乎該客戶自己的學歷，他對有關金融產品的認識，他可能不認識這隻產品，但他可能認識CDS，他亦可能認識信貸掛鈎產品，我很難在這裏作出一個這樣的評估，即是最少需要多少時間。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前線銷售的人員在銷售這隻產品時，無論用多少時間都要確保客戶本身真的清楚那個性質與風險，他才可以進行售賣的。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你不肯回答這個問題，我希望你跟任總一樣，回去墊高枕頭想想，然後向我們提供一張文件，告訴我們你認為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時間，因為這個對於你是否能夠真正落實以披露為本是很重要的。

蔡先生，我不想浪費時間。我想問你另外一個問題，也是與這個有關的，就是你是否同意，每一隻產品，無論你是說迷你債券也好，ELN也好，CLN也好，銀行在銷售每一隻產品的時候，其前線員工都應該有一份書面的指引，向他介紹及解釋如何去銷售，如何去解釋這個產品的性質和風險。你是否同意應該有這份書面的指引給前線員工。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主席，當然，在銷售這些產品的時候需要有書面文件，令前線銷售人員瞭解有關的性質和風險……

余若薇議員：

不，不，蔡先生，我……

蔡耀君先生：

……而這些文件亦包括有關的銷售文件。

余若薇議員：

是，蔡先生……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讓我說清楚，不是銷售文件，是一個給員工的指引說：你現在銷售這隻迷你債券多少號，你就要講1、2、3、4、5、6、7、8、9、10，你要把這些東西全部講出來。或者你銷售這隻ELN，你就要講1、2、3、4、5、6、7。或者你銷售這隻CLN，每一隻產品，銀行都應該有很清楚的書面指引給員工，告訴他：你去以披露為本售賣這隻產品、推銷這隻產品時，要講這1、2、3、4、5、6、7、8，這些是這隻產品的風險及指引。你是否同意，每一隻產品都應該有這個書面指引，每一間銀行都應該提供給它的員工，你是否同意？

主席：

蔡先生，類似checklist的東西。

蔡耀君先生：

主席，當然，我剛才也說過，銀行要向員工提供訓練，它當然有訓練的有關文件，亦要輔以發行時的銷售文件，這個亦是幫助該員工.....

余若薇議員：

不，不，對不起，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去瞭解性質與風險嘛。

余若薇議員：

.....你不要"遊花園"了.....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我只有7分鐘而已。我問你的是很具體的問題，我不是問你甚麼章程、銷售文件，我問你是另一樣東西。我問你的是銀行指示員工去前線向客戶銷售時，它是否應該清晰地書面寫下這個產品的性質和風險是1、2、3、4、5、6、7，你一定要講1、2、3、4、5、6、7。你是否同意，銀行在銷售每一隻產品時，都應該有這樣的書面指引給員工，不然，那個員工亂說怎麼辦？怎知他說些甚麼呢？他說他今天身體有點不適，說漏了一項，或者他不理解一項，怎麼辦呢？你做銀行、你做上司，你要確保你下面的員工做足你要他做的事情，你同不同意每一間銀行，每一項產品.....

主席：

我相信他明白你的問題，無須.....

余若薇議員：

.....叫下面的員工，他要有這個指示，你只是回答我對此同意與否便可以了.....

主席：

蔡先生，其實議員也多次把相當簡單的問題.....

余若薇議員：

你不要帶我"遊花園"，講其他東西.....對了.....

主席：

即問你們有沒有一個checklist也好、清單也好，或者有沒有指示、指引，清楚做哪些事項，很簡單而已，對嗎？

余若薇議員：

即Instructions to Staff.

主席：

請你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蔡耀君先生：

主席，當然如果 —— 我同意 —— 有這份文件的時候，是會有幫助的，但問題是文件，我們不應該只是倚賴一份，此外，最重要的是，因為客戶會收到的是些甚麼呢？他會收到銷售文件嘛，以及那個……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蔡先生，對不起……

蔡耀君先生：

推廣的文件嘛，這兩份也會很清楚、很詳細地講到關於產品的性質與風險的……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對不起……

蔡耀君先生：

這兩份也是文件的部分。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蔡先生……

主席：

議員。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不好意思，蔡先生，不要浪費我的時間，真的不要浪費我的時間，我真的沒有甚麼時間。我的問題很清楚，我是針對員工要口頭跟客戶說話的，那麼，員工口頭跟客戶說些甚麼呢？上司如何得知呢？對嗎？上司要確保這件事，他當然應該……你做任何……我當老闆也是這樣的，我怎知道我的員工怎樣向人解釋，我當然寫下：噯！你要解釋披露為本這個產品的性質和風險，你要解釋1、2、3、4、5，這隻是迷你債券多少號，一定要解釋這方面。是否每隻產品，每一間銀行也有這樣的一

張紙，提供給員工，確保員工照本宣科、跟着那張紙，你同意或不同意呢？

主席：

蔡先生，你是否明白這個問題？

余若薇議員：

只是很簡單的問題。

蔡耀君先生：

主席，我答……

主席：

Tick了多少項之後，叫員工簽紙，即是他已經做了，很簡單的問題，余議員問的很簡單……

余若薇議員：

你同意與否？或是你不知道？你還有一個答案，可以是你不知道……

主席：

你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吧。

余若薇議員：

你沒有做到這件事。

蔡耀君先生：

主席，在《操守準則》裏面沒有這樣的一個要求，但我當然同意，如果銀行有這樣的文件的話，這是會有幫助的。

余若薇議員：

即是你知道了……

主席：

余議員。

余若薇議員：

即是你做這麼多前線的調查，(計時器響起)你從來也沒有看過那些銀行如何確保那些員工真的照着一張紙裏面的指引去說，所以那些職員便亂說一通，可以這樣子，那些.....

蔡耀君先生：

主席.....

余若薇議員：

屆時那些客戶收到的那些訊息，便是員工自己的理解，而不是銀行訓練員工、要確保他們說的1、2、3、4、5，照着那張紙來說。

蔡耀君先生：

主席。

主席：

蔡先生。

蔡耀君先生：

這個最重要的，是員工本身瞭解產品的性質與風險，這些在銷售文件、在章程裏面也有說的，如果附以銀行提供的進一步資料，我覺得這當然是會更好，但.....

余若薇議員：

蔡先生，我.....

蔡耀君先生：

我想說，在文件上，在《操守準則》上，並沒有這樣明確的規定，一定要有這些，因為有些產品可能銷售文件自己本身，

或者是推廣的宣傳單張已經很清楚列明這些風險與性質，利用那張東西亦已足夠。

主席：

其實我相信他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余若薇議員：

即是他不知道吧？

主席：

我們應該知道怎樣理解的了，議員。你問其他問題吧，我也知道你已經問了很多、很多次。

余若薇議員：

主席，我可否問清楚，即是他……不僅是那時候做現場審查，現在事後，收到二萬多宗那麼多的投訴，做調查，他去調查銀行有否違規銷售的時候，他也沒有調查這些銀行賣這些產品的時候，是否有一張我剛才所說的指引、書面指引給員工，要員工跟着那張指引去解釋產品的性質和風險，他到今時今日也不知道？

主席：

我的問題也是問及清單，我之前……我很早的問題也是問這一點。

余若薇議員：

對了，他到今時今日也不知道。

主席：

其實他也是用他的方式回答了我的問題，我也知道如何理解的了。

余若薇議員：

嗯，即是沒有了？OK.

主席：

或者我們自己慢慢理解吧，他回答了我的問題，也是類似的。

OK，各位同事，今天的第一、第二輪已經問完，因為葉劉淑儀議員走開了，還有第三輪的，還有少許時間，我想跟進一點而已。我想問一問蔡先生，根據證監會發出的《操守準則》S1-附錄11第4.2段，《操守準則》S1-附錄11第4.2段，銀行要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勤勉盡責地監管屬下的員工進行受規管的活動，包括銷售投資產品。我想問蔡先生，如何界定銀行監督員工的資源足夠與否？或者你先回答這個問題。

蔡耀君先生：

主席，當然，我們在現場審查的時候，我們會看看銀行整個銷售過程，在監督這方面的做法是怎樣，例如監督人員和前線人員的比例，以及有關安排，這些交易……前線人員完成交易後，監督人員本身有否就着這些個案覆檢程序，看看與銀行本身的內部銷售規定是否一致，這些情況，我們在現場審查時是會看一看的。

主席：

根據金管局現場審查所得，銀行一般會採取甚麼措施，例如要求員工參加課程、接受培訓等，以符合這項監管的規定，你是否清楚這個情況怎樣？

蔡耀君先生：

主席，就這方面，我們審查時當然也會看一看銀行對前線人員的訓練，尤其是當有新產品推出之前，訓練本身……有沒有足夠的訓練，令員工瞭解相關的性質和風險。

至於監督方面，監督人員當然也要接受相關的訓練，然後才可以進行監督的工作。其實在很多情況下，銀行一般的做法是在這些交易完成後，有關的交易文件，很多也要由監督人員自己本身加簽的，另外亦有一些跟銷售沒有直接關連的部門，例如是合規的部門，或者是內部稽核的部門，它們會對這些個案進行抽查，而抽查的時候，也會看看一些重點……例如是比較弱勢的客戶，會就這方面的個案進行抽查，也會看看一些有風險

錯配情況的個案，也是會抽查的。就這方面，我們在現場審查的時候，也會看看這些銀行本身的抽查工作有否按照其內部指引來執行。

主席：

我的關注是，金管局進行這些現場審查的時候，用甚麼方法確保銀行符合有關規定，你說看看銀行本身的抽查結果為何。其實，你剛才也回答很多同事，你1年才做1次，或最多1次，就某間銀行進行現場審查，這麼少時間、這麼少的機會讓你看它究竟做得對或錯，而在審查階段，你能否確認它們是否真的依足你的要求去做呢？抽樣是否做得足夠呢？你可以做到的工作其實並不多的。

蔡耀君先生：

主席，其實我們在每個現場審查時，視乎所發現的情況是怎樣，有需要的話，我們可以用很長時間去做也可以的。但問題是我們做的時候，第一，我們本身有抽查個案。第二，我們有選取一些前線銷售人員，向我們的審查人員進行一個模擬銷售，讓我們可以評估他對產品的認識，以及他介紹產品的能力。第三，剛才我說過，銀行內部進行的這些審查，我們也會看看它的工作究竟做得好不好。所以，即是數方面結合來評估銀行銷售時的效果做得好不好。再者，很大程度上，我們也會看看譬如銀行本身接獲的客戶投訴多不多、是哪方面的投訴、處理這些投訴時是否公平、公正，是否可以顯示銀行進行業務時，哪方面會產生問題。我們進行現場審查時，也會就當中各項我們所找到的資料——有需要的時候——作更深入的檢查。

主席：

為何之前的同事(包括余若薇議員)問你審查員工、職員方面的資格、資歷、經驗等，很重要的，因為你現在只有這麼少機會向某一間銀行審查是否真的徹底工作，知道它究竟做得是否足夠，令你對銀行規管方面的工作是否做得足夠呢？是否符合規矩呢？那視乎員工本身的資歷和經驗，對嗎？但我們現在希望你兩方面告訴我們，是有足夠經驗的，他看一次已經足夠，如果經驗不足，他可能或者要看很多次才看到也說不定。就這

方面，你自己如何評估你覺得現在的情況已經有足夠人手，或者足夠的人力，有足夠的經驗去做現場審查的工作？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我們做現場審查的時候，是一組同事，一般會有3位，當然，當中未必每一位員工在經驗方面，也同樣那麼富經驗，會有參差的，但問題是，通常這一組人裏面，我們也會編排一些富經驗的同事帶隊，當領隊。其他同事如果在審查過程中遇到甚麼問題，他可以在現場向領隊尋求指引，或者再遇到問題時，我們內部也有很多富經驗的員工(計時器響起)，例如我們的高級經理，或者是主管等，每周與這些審查人員開會，瞭解他們的審查進度，有沒有甚麼問題發生、有沒有甚麼跟進工作要處理，這些是我們每周也有做的。

主席：

其實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之前，金管局有沒有偵測到有些不符合的情況，不符合這個規定的情況，即發現到某些銀行真的曾經完全是不符合的，或者你知道曾經有情況是不符合的，有沒有遇過？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我們在雷曼兄弟申請清盤以前，我剛才亦介紹過，對4間銀行進行了信貸掛鈎產品的調查。當中，我們在雷曼兄弟申請清盤當日，我們找到有1間銀行，發現它有3個違規的個案。而我們透過要求銀行對有關個案進行覆檢時，發現它有一組銷售人員沒有符合《操守準則》的要求，在售賣產品時沒有向客戶進行足夠的性質和風險的披露，於是我們採取了即時的行動，要求銀行停止這一組售賣人員在售賣產品方面的工作。

主席：

最後一個問題，蔡先生，是不是因為在雷曼兄弟倒閉之後，大家覺得震驚，所以當天你才發現1間銀行有這種情況出現，之前你有沒有懷疑過你那些職員是能力上辦不到，抑或不夠積極，抑或不夠人手，因而從未發現過？你是不是告訴我之前沒有發現過，到那一天——2008年9月15日才發現？因為大家都緊張了，緊張才辦到事，不緊張的時候或許便沒有那麼積極了？

蔡耀君先生：

主席，不是。我是說在雷曼兄弟申請清盤當日之前，我們已經透過現場審查發現到這些違規個案，亦已即時作出跟進，其實在7月的時候已經要求該銀行停止該組人員銷售產品的功能了。

主席：

嗯，OK。各位同事，現在剛好是1時多一點，我們仍有第一輪的同事在排隊。不過，現在未到現場的有梁美芬議員，陳茂波議員留待下次提問，另外葉劉淑儀議員是第二輪，她走開了，即是3位了。第三輪的還有6位(背景有電話鈴聲)：詹培忠議員、甘乃威議員.....請大家不要開手提電話，好不好？保持肅靜。第三輪的還有詹培忠議員、甘乃威議員、湯家驊議員、涂謹申議員、梁國雄議員和余若薇議員，即是總共9位。暫時已報名的有9位，我們會安排在下一次。

首先要多謝蔡先生今天出席我們的公開研訊，時間亦已到了約1時。小組委員會將於6月5日(本星期五)上午10時繼續進行研訊，請蔡先生屆時出席，繼續向小組委員會作供。

蔡耀君先生：

多謝主席。

主席：

請工作人員盡快安排公眾人士包括傳媒人士離開本會議廳。各位傳媒人士亦請帶走所有攝錄及電子儀器或器材，以便小組委員會繼續內部商議。

(研訊於下午1時05分結束)